

龍頭

近思錄

館	書	圖	款
番	架	函	冊
號	號	號	數
一		六	二
七			甲
〇			五

玉木元正氏保管

館	書	圖	款
番	架	函	冊
號	號	號	數
			一
			〇
			〇

明治廿五年三月六日
號收



治體類 朱子語類云近思錄八治國乎天下之道註綱領大學大全新安陳氏曰綱以大綱言如綱之有綱綱舉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挈而裘順舉而措之禮記仲尼燕居篇舉而錯之而已鄭註錯猶施行○正義曰舉而錯之而已者錯行也言為政之道明於禮樂舉而錯行之○字書措倉故切處置也施布也字又作錯

近思錄卷之八

治體類凡二十五條

此卷論治道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素講明之，一旦得時行道則舉而措

○濂溪先生曰——先生傳

見前○出于通書家人睽復元妄第三十二章○朱子曰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此章註朱子曰乃通書之註也

本必端——此註又朱子通

書註也○外者葉采之註也下做此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俗言則例則樣是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

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

家難而天下

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

家云云一婦正一家正一家

正則天下定矣○性理大全

細註西山真氏之說分明也

見下

家人離

家人利女貞○程傳家人之

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

矣○本義曰家人者一家之

人也云利女貞者欲先正乎

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睽卦程傳云睽者乖也家道

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

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

同居

睽卦象文也程傳

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

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為睽義

以其睽

所以

二女

不和則家不可齊○以上總論治家難

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

者易裁然不先其難

亦未有能其易者也

家人離必起於婦

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

行也

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

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

外和說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以睽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

矣是治天下觀于家

朱子曰睽理也降

下也媯水名汭水

北

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

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

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

物深哉

無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無妄

卦太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

此曰

治家觀身

性理大全細註西山真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之脩得乎

不私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思易於

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徇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愛辭克以正自檢

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謙恭感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墮攘群盜而

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疏則

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濇此

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

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

則既已如此何旌其治天下

不及三代哉夫女二陰柔之

性鮮不妒忌而險詭者故

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

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

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

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

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

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

動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

天理之真妄者人為之偽妄

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

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

掌也

不善之動 易大全王雙

溪曰復者賢人之事也無妄者聖人之事也無妄者則誠而復者所以求至無妄者也

無妄者至誠也 無妄卦程傳

曰無妄者至誠也

復者友於道也 既復於道

則合正理而無妄故復之後受之以無妄也○先王以下

至道萬物無妄象之文也程

傳曰茂盛也茂對之為言猶

盛行永亨之比對時謂順合

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

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

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

得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明道先生言 二程全書卷五十五明道文集二論王霸劉子之文也此劉子有數百字

朱子節略載之神宗宋第六王名項英宗長子在位十八年壽二十八霸者如五霸是也○國

語註霸把也把持諸侯之權○禮記祭義註疏把天子之事也○孟子朱註五霸齊桓晉文秦

繆宋襄楚莊 說夏昆吾商大彭豷韋周齊桓晉文

也時明道年三十八 解見前太子中允事文要言人集卷六唐事府下曰隋有內允貞觀

曰中允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總司經望太子出則版奏外辨中嚴入則解嚴龍朔元年改門

下坊曰左春坊中允曰左贊善大夫唐以王珪孔穎達杜淹陸德明王維為中允○又詳于文

獻通考六十卷 權監察御史裏行官曰權監察御史裏行官名也○事文要言人集卷六唐貞觀置監

察御史裏行始以馬周為之宋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以他官領願寧二年除秀州軍事推

官李定權監察御史裏行○

又詳于文獻通考五十三卷

事物紀原五卷

王道如砥 詩小雅大東

之篇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註

底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也

本乎人情人情有好有惡好

善惡惡者王道之公也論語

子路篇註詩本人情之細註

可并按回韻會仄韻回邪也

隊韻曲也 委曲之意

與委巷之委同即曲字之意

書洪範無友無劓禁誣

反倍常也側不正也與此反

側意異也張蘊古所謂安彼

反側與此同

致誠心而王 孟子曰堯

而贊其肯之深也○以明道先生言

上論端本在誠心之道

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

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

者霸者之事也 熙寧二年先生以大臣

察御史裏行上疏首言王霸之事

有大理人慾之分綱常純駁之辨 王道

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

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

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王道本乎

人情之公

出乎禮義之正平易正直而無回邪

曲之行崎嶇艱險反側不安之意

曲小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

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

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

不審也 王者脩己愛民正中國攘夷狄

假尊王攘夷救災討叛之名義以號令

天下而自尊大耳其道雖霄壤之不一

然其初但根於一念之公私誠偽而已

○朱子曰宣帝雜王伯元不識王伯只

是以寬慈喚做王嚴酷喚作伯自古

論王伯至明道先生此劉無餘蘊矣 惟

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
又曰以九假仁者霸以德行
仁者王註云假仁者本無是
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爾
字彙音霸伯取伯長之義後
人恐與侯伯之伯相混故借
霸字以別之易所謂差若
禮記經解篇曰君子慎始
差若豪釐終以千里此之謂
也陸德明釋文豪戶乃及依
字作毫○孔疏易繫辭文也
○案周易本文無此語易緯
文也陳氏禮記註亦曰所引
易緯書之言也○朱子曰在
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
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私
心便非王道便是霸者之習
此不可不省察也○宣帝雜
帝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
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伊川先生曰全書卷五十九伊川文集一為家君應詔上翼宗皇帝書也此書有數千
言是時其畧也本書曰今言當世之務上下皆畧之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
庫也備災害也脩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為所先者有三焉請
為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云云

○伊川先生曰全書卷五十九伊川文集一為家君應詔上翼宗皇帝書也此書有數千
言是時其畧也本書曰今言當世之務上下皆畧之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
庫也備災害也脩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為所先者有三焉請
為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云云

○比之九五曰顯比比
卦曰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天
前禽邑人不誡吉○程傳五
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
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云云其
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
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為
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

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
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
海則萬世幸甚文集○伊川先生曰當
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
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筭非
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
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
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

前漢書元帝紀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云云元
帝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
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
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
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
為可必行不扭滯於近規不遷惑於眾
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立志為
實而遠
大則不膠於淺
近不惑於流俗○比之九五曰顯比王
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
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

不誠吉先王以四時之政不
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
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
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
之政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
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
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
而反入者會獸前生者比見
夫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
云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
者也邑人不誠吉言其至公
不私无遠邇親疎之別也邑
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
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誠期約
也待物之一不期誠於居邑
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
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
惟人君云云○周易會通云顯比只是大公无私之意三驅前禽之無私也邑人不誠一化
於無私

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
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
不親比於上積誠實之意以待物推愛
公平正大羣心自然豫附若乃暴其小
人君顯比天下之道也
仁遵道于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
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暴小惠以市
私恩違正道
以干虛譽以是求王者顯明其比道天
比則非顯比矣
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

違道于譽書大禹謨曰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
煦煦韓文原道以煦煦為仁古文釋疑曰煦煦小惠貌

其民皞皞孟子盡心上曰朝
者之民雖虞如王者之民皞
皞如也又曰民且遷善而不
知為之朱註不知誰之所為
也大全輔氏曰民且遷於善
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也
禮記王制篇天子不
合圍諸侯不掩羣陳澧註合
圍四面圍之也國語周
語註春田曰蒐爾雅註亦曰
春蒐曰蒐

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
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
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煦煦日出微
溫之貌禮天
子不合圍蓋蒐田之時圍於二面許開
一路來者取之去者不追亦猶王者顯
明比道初不執小惠以求人非唯人君
之比也皞皞廣大自得之意
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
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
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

阿諛字彙阿於何切曲也倚也○說文諛謂也逢迎讀書逢過也又迎也孟子逢君之惡○迎讀書逢也迂也巧言令色語學而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朱註巧好令善也○又書經有巧言令色字

○古之時公卿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程傳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云云不亂難矣之下曰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別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也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眾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

商賈孟子集註行貨曰商居貨曰賈

皆有定志皆字兼士民

億兆字書曰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左傳註萬萬曰億萬萬曰兆○所謂億兆通天下

○泰之九二○泰卦爻辭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云得尚于中行○程傳出

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

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

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爵位則庶士以至公卿日志于尊榮不明其分而立節節則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貴賤競趨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

此處人情安肆上文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奉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義道用三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云肆字彙息恣切放也恣也弛字彙詩止切方解去放也又釋也漢武帝紀所弛之士師古曰所者所落無檢局弛者弛廢不遵禮度也量韻書能容之謂量密字彙寬筆切安也靜也稠也○案以註之不疎見之嘗以稠解之含弘易坤卦彖含弘光大程傳含包容也弘寬裕也

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當泰之盛上下安肆政令舒緩而不振法度廢弛而不立庶事泛溢而無節未可以亟正驟起之也必有包含荒穢之量而後見於施為者寬裕而不迫詳密而不疎不迫不疎則弊可革事可理

自古泰治程傳在包荒之下此句之上曰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奮為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泰治云云晉韻會齊韻他計切廢也又代也滅也○晉韻他結切廢也衰也因循韻會因就也一曰仍也又託也緣也又曰循依也治也英烈字彙才勝萬人為英荀子註云倍千人曰英烈火猛也威也又志烈○愚案英烈之烈與鴻烈忠烈之烈同又與武王烈之烈同擬特韻書擬超拔也又云晉切峭也嚴急也速也前漢書諸侯王表自幽平之後且以陵夷師古曰陵夷言如山陵之漸平夷謂頽替也

而人且安之矣或者見其百度弛慢不能含忍心而遽懷忿疾之心則不暇詳密何有深遠之慮不能寬裕寧免暴擾之憂無深遠之慮則深弊未易革有暴擾之患則近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擬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治泰之道雖不容峻苟且漸已陵夷苟非一人剛斷幸輔並烈則亦未能擬特自立奮發有為而作新積弊也無舟渡河曰或疑上云包荒

國疑上云聖賢之為也下程傳有數十言

馮河謂必用馮河之勇也

文委隨也○廢母彼切隨也
○唐李白詩萬物皆委靡

○觀盥而不薦——自觀盥

至願若觀卦彖辭也○程傳
全之曰予聞之胡翼之先生
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
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
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
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
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顯然
舉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
手致警也於地求神之時也
薦謂獻腥獻孰之時也盥者
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
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
下之人莫不盡其乎誠顯然舉仰之矣顯仰望也○本義曰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
也顯然尊敬之貌顯顯書魚容切仰也○語辭與易之所謂惕若嗟若之若同

○凡天下至於一——暨盥卦

卦下之傳也○程傳上文曰
暨盥也盥合也口中有物間
之盥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
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願
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
爻為願中有物之象口中有
物則隔其上下不得盥必齧
之則得盥故為暨盥聖人以
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
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
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
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
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
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
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
國一家云云○彖曰願中有

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
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
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踈

迫有剛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委靡○
二者相資而後治泰之道可成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
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
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
莫不盡其乎誠顯然瞻仰之矣盥者祭之始

盥洗之時也薦者獻腥獻孰之時也方
盥之始人心精純嚴肅既薦之後則禮
儀繁縟人心漸散故為人上者必外莊
內敬常如始盥之時則天下之人莫不
誠信其上上顯顯
然仰望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

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
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
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
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
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

○彖曰願中有

物曰噬嗑。噬嗑而亨。○程傳
願中有物故為噬嗑。有物間
於願中則為害。噬而嗑之則
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
而亨。

○大畜之六五。○易大全

程子曰：豨豕之牙，豕牙最能
噬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
令人為惡，却只就他惡禁之，
便无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
處。○進齋徐氏曰：豨豕曰豨，
攻其特而去之，曰豨所以去
其勢也。豕之害物，在牙人不能
能去其牙之猛烈，惟去其勢
以絕其剛躁之性，則牙雖存
亦不能害物矣。豕牙二也。豨
豕者五也。二陽已壯，則難制。五得
柔畜剛之道也。○程傳此句上文曰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眾發其邪欲
之心，人君欲方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云云。○周易說統曰：畜天下之健
不可以力勝也在得其情而已。故衣食足而民不亂，衣食非止偷之法男女
非懲亂之刑而民自不至於偷且亂者，順其情補其源也。道之斯行論語子張篇道之斯行朱

註道引也謂教也。也行從也。註今行而教也。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曰：其得意如此，則机禁不
正，則令不行。

不能止。程傳作不能止其躁
猛。又躁猛之下，雖繫之維之
不能使之變也。十一字有之

不知教而迫於饑寒。孟子梁
惠王篇無恒產而有恒心者
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
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
無不為已云云。

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

之太用也。噬嗑卦傳：天地有間，則氣不

情不通，而思義且睽。願中有物曰噬嗑。嗑

而合之，所以去間也。有治天下之太

用。○大畜之六五曰：積豕之牙，吉。傳曰

物有絲棼，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

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

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積豕之牙也。其

要會則視繁猶簡。豕剛躁之物，若強制

令行而禁止矣。

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積去其勢，
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積豕之
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
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
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
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教

且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
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

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

雖賞之不竊矣此文下程傳曰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受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牙之利不制其牙而殞其勢也○論語顏淵篇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註謂止盜之法即顏淵篇之所稱是也○語大全輔氏曰上者下之俱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亦知以是為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為盜竊而其心愧耻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要言為我為要為人為害

○解利西南一夙吉以上解卦彖辭也○本註下程傳曰解卦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本義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頌詩序彖頌符艱切不簡也勞也苛寒哥切政令繁細曰苛政又急也煩也國文王八卦後天易之方位震為東方也巽居東南維也離為南方也坤居西南維也兌為西方也乾居西北維也坎為北方也艮居東北維也見于說卦及易圖維字彖云方偶也天之曰維東南西北

既解其難一程傳其宜也之下此文上曰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為也有彼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云以下同于此

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

不竊矣聖人所以制強暴者蓋亦察其機要而治其本原則人自服矣如所謂止盜之法是也非若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害以御人之謂也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

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

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

煩苛嚴急治之要濟以寬大簡易乃其

宜也文王八卦方位坤居西南維故西南為坤大難初解與民休息之意

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法蓋不知來復之義也大難既解

雖已安平而無所事然興廢舉墜脩復治道以為久安長治之計者不容苟且

近京象卷六

有攸往 一 註張柬之通鑑

綱目卷四十二唐中宗紀大書曰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目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 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

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布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以事自其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東之女暉彥範乃與左威衛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

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命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官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謀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托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謂崔玄暉曰卿朕所自權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天津橋收其黨韋承慶房融

崔神慶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已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太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大赦云 則天皇后之姪也 通鑑綱目又大書曰以武三思為司官自日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

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

而遂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

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

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

大故夙則吉也 張柬之等不殺武三思及其勢復盛乃欲除

則亦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

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

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

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

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艮卦象傳 事物各有 自然之則聖人非能為物作 則但處之各當其則而已 兌說而 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 至正至善者也 允卦象曰說以利貞是 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 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 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 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

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命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官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謀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托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謂崔玄暉曰卿朕所自權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天津橋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已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太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大赦云 則天皇后之姪也 通鑑綱目又大書曰以武三思為司官自日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

公董終無若地若不早圖... 三思圖議政事數微服幸其... 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為... 氏之勢復振東之等數勸上... 誅諸武曰革命之際宗室誅... 夷畧盡今陛下及正武氏... 官借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 望邪不聽東之等或撫牀歎... 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無勇烈善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 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遂以三思為司空同三品○又神龍二年秋七月下大... 書曰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為武三思所殺○書法曰不書三思殺書為所殺何... 咎暉等也惡本不除味於遠引以自取禍書曰為所殺咎在我也

道出於天違道則非順天矣○天下之... 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 而止矣無常止也喪亂至矣蓋其道已... 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 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 故有終而無亂既濟象曰終止則亂其... 下之常勢有盛無衰者聖人之常道常... 人苟安於既濟乃喪亂之所由生聖人... 通變於未窮故有終而無亂易太傳... 曰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

其止其所也○程傳出此下

有物必有則詩大雅烝民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朱註曰物事也則法... 也有物必有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

父止於慈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交止於信此所謂彖指孔子之彖傳

兌說而能貞兌卦彖傳之註○程傳上文曰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 而為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貞也利貞說... 之道宜正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云孔子之彖傳也

君夫違道書大禹謨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說服無戰下程傳曰故以之先民則民... 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 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故聖人贊其大

天下之車既濟卦彖傳之註也○既濟卦辭曰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 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按近思錄所載之... 語者終止則以下之註也○易大全中溪張氏曰卦曰終亂而彖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 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大全建安丘氏曰古今治亂之變何有窮也治極生亂... 亂極生治此雖天運實人事也人之常情處無事則止心生止則心有所息而不復進此亂之... 所從起處多事則戒心生戒則心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 亂者人也○易闡曰終亂者既濟之終人有止心是憂動輟而息荒生未有不致亂者治道于... 是窮矣可不以利貞為兢兢乎○易會通胡氏曰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 亂初吉未幾而終亂迭見聖人所以于既濟之時深戒之也○易說統曰既濟之初心尚整懼... 及既濟之終則息心生而紀綱廢壞矣亂所必至

子彖傳之文也易大傳曰大傳言繫辭也○下繫辭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 子彖傳之文也

大傳言繫辭也○下繫辭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 子彖傳之文也

不倦○易說統曰黃帝堯舜當一元文明之會太古朴陋之風當變矣聖人因時通變使民日用其道而不倦○易辨類云三聖見時之當變通以文明之治民悅其化之由斯道之不倦

○為民立君一稽全書卷四十九伊川經說第四○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程子說出此下

民力足則生養遂勤農桑而民食足也

生養遂則教化行富而後教之也所謂禮義生于富足是也

與作胡傳集解云如城城浚洙築臺築圃之類

不時害義春秋大全汪氏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廡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三十二年城小穀僖二十九年新作南門文七年城郕哀五年城玘六年城邾皆以春此城中丘九年城郎桓五年城祝丘莊三十二年築臺于薛襄七年城費十五年城成郟定十二年隨邾墮費十三年築蛇淵圍哀二年城啓陽四年城西郭皆以夏莊元年築王姬館三十一年築臺于秦文十六年毀泉臺成十八年築鹿圃皆以秋是不時也夫不能內修德政以為保民之本而勞民於守國之末如桓公懼齊鄭襲紀而城祝立莊公懼齊桓討納糾之罪而浚洙文公既取須句備邾而城邾患魯人之外偏而城諸郟宣公欲叛晉而城郟襄公聽南遺之姦謀假事爭而城費因齊靈之叛晉屢來侵伐而比年城成郟城武城定公從伯令侵鄭懼而城中城復叛晉范氏而城莒父及魯哀公亦党范氏而比年城啓陽城西郭城毗城邾皆非義也○集解曰春秋民夏城城不時矣築臺小緣占候皆所不必為者也而後民遠築非義矣凡若此者可以類推

時且義汪氏曰桓十六年城向莊二十九年城諸防文十二年城諸邾宣八年城平陽成四年城郕九年城中城襄十三年城防十九年城西郭城武城定六年城中城十四年城莒父及魯十五年城濼皆以冬修城得農隙之時定公隨邾費以親私家僖公會齊桓存三亡國以興滅繼絕仲孫蔑會晉定城成周以養王室皆合於義而亦書之○隱公七年城中丘見于上○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桓十六年冬城向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林註向魯邑○左傳曰書時也

宮楹莊公名子同桓公之子

○相宮言桓公之廟楹廟楹也

○莊王姬之館莊公元年秋

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為王

又曰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

姓之諸侯主之○左傳曰為

外禮也穀梁傳云築之外變

之正也仇警之人非所以接

昏姻也襄麻非所以接弁冕

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案桓公為齊所殺是齊即

莊公父之讐此時莊公居喪

然有用民力○經說重事

也與然有用之間後之人君

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春秋書不時者如隱公七年夏城城中丘之類書時者如桓公十六年冬城向之類書不義者如莊二十二年丹桓宮楹之類書義者如莊元年築臺工姬之類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

矣十六字有之

傳公修泮宮毛詩小序曰泮水領傳公能脩泮宮也○傳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盧諸侯泮宮○新安胡氏曰泮宮傳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泮水闕宮皆見魯頌之詩註諸侯之學即學校也○鄭玄箋曰辟離者築土離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毛氏曰詩之古註也姜嫄之廟下曰在周常閉而無事○孔氏正義曰母死曰妣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孟仲子曰亦毛傳之文○初學記曰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孟仲子趙岐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孟氏諸云仲子名異孟子之子也禮記詩正義曰孟仲子曰是謂禘宮蓋以姜嫄所郊禘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禘宮○字彙曰禘天子求子祭名變禘言禘禘之○月令曰祀高禘於南郊

○治身齊家全書卷四十六伊川經說第二書解○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星星辰敬授人時○程子解出此下其文尤詳也曰前言堯之治也於其後德而後由堯也

以至和萬邦變時雍此復言其立政綱紀分正百官之職以成庶績而事之最大最先在推天道明曆象欽若時令以授人也天下萬事無不本於此故最先詳載其事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治身齊家以至乎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作其有述堯之治盡於此矣

○明道先生曰全書卷一遺書二先生語一載之○字彙音空操制也

○為政須要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先生語一載之○按遺書程子此語為一條貫四書註分出之為政以下至不可闕也載于孟子離婁上篇註人各以下至公私之間爾載于論語子路篇註綱禮記樂記曰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陳澧注曰綱維綱大綱紀附綱小綱○孟子細註朱子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子價之類耳

之意深矣傳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

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

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

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

矣經說下同○泮半也諸侯之學鄉射

之宮其東西南方有冰形如半壁以

其半於天子之辟離故曰泮宮也闕閉

也幽陰之義宮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

之廟孟仲子曰是禘宮也泮宮者所以

教育賢材闕宮者所以尊事禘先二者

皆為國之先務以是

而用民力故無無議焉○治身齊家以至

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

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

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

唯此二端而已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

具不可舉也○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

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遺書下同○先王治天下以仁義為上

治固在其中後世惟持法令以控制天下

下而法亦非○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

先王之法矣

先有司 語子路篇先有司 敝

小過 註文法章程 文法言更

所持之法今 酷吏傳所謂文

深 註持文法 深刻之 舞文巧

誣之文皆文法也 〇章亦法

也詩大雅假樂篇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朱註章典法也 〇

程韻書式也 先正有司

子路篇註有司 衆職也宰兼

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彼

考其成功 〇周禮地

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

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

爲州五州爲鄉 〇地官曰

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於

又曰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又曰各掌其閭之徵令

又曰各掌其比之治 〇

又曰各掌其州之教 治其政令之法正月之吉云 〇此註所

書即周禮之文也 〇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爲鄉 〇疏云正月子之月又曰德行道藝者民之六

德六行及六藝之道藝 〇賈師各 〇地官之文鄭玄司市注曰次謂吏所治金又曰展之言整

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莫讀爲定疏云定物價恐有預爲誑欺 〇字彙貨呼臥切金玉

曰貨布帛曰幣 〇集會指領類類虎假切說文財也周禮鄭註金玉曰貨布帛曰幣

辨察其物之善惡善惡同則均平其價整其價之平直不使之貴又不使之賤各適其宜而定

其價也 〇百黍爲錡二十四錡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〇百

入各親 〇是以下出于路篇註 〇語大全陳氏曰各親其親及人不獨親其親二句本出禮

先有司 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

闕也 大曰綱小曰紀文章謂文法章程

攷其成會其要 〇鄉官如黨正族師閭胥

比長之屬讀法如州長於正月之吉及

歲時祭祀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

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

之是也平價如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

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與其

賈之類是也權五錡兩斤鈞 〇人各親其

石也量五合升斗斛也 〇

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〇使人各親其親

於天 〇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

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

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

以喪邦 〇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

爾 〇仲弓欲以一人之知舉天下之賢故

疑其不足夫子則因天下之賢舉天

下之賢惟見其有餘用之心之公私大小

如此推其極致則一可以喪邦一可以

興 〇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

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

治道亦有 〇全書卷十

大遺書伊川語一載之格君心之非孟子離婁上篇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朱註格正也○前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唐有天下全書卷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載之其文最備也唐有天下之下有如

自觀開元間之六字後世子弟皆不可止之止字作使其下曰玄宗繼使肅宗便慕肅宗繼使永王璿便反君不君云云以下同于此藩鎮不賞

藩鎮謂鎮王藩籬之人不賞謂來朝也如安祿山史思明等為管度使而反是也跋扈綱鑑後漢質帝因朝會目擊其未至先作杯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籬扈而出故言跋扈也○綱目集覽曰凶橫自恣陵人之貌○綱目注與綱鑑同者累之陵夷解見前○案程子遺書又曰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乎程子曰關雎麟

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

綱目之又有如太宗納弟妃之類是也○書經商書湯王曰有勳德綱目言君為臣綱父

為子綱夫為婦綱玄宗使肅宗永玉璿玄宗之子肅宗之弟璿及而被殺事見于新唐書列傳七永玉璿之傳通鑑三寶十

四年以永玉璿為山南節度使又天寶十五年紀永玉璿及上皇使高適等討之獨得字彙居月切賊勢猖獗○韻會及玉篇無獗字○韻會猖狂也字彙猖獗謂關人豎字書曰童僕未冠者之稱○案關豎指官者高力士等也

○字彙音善自專也馴致易坤卦初六象馴致其道○本義馴順習也○綱目集覽以漸而致曰馴致大學朱子序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五季梁唐晉漢周五代之季世也

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

益小變則小益論治本則正君而國定矣就事而言則必有

更革然後能救積弊然要以格君心為本○唐有天下雖號

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

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

世子弟皆不可正使君不君臣不臣故

藩鎮不賞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

太宗以智力據持取天下其於君臣父子之義有虧閨門之間又有勳德二三綱

此跋扈將軍也註云跋扈猶言疆梁也扈竹籬也水居者水跋扈解見前○案程子遺書又曰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乎程子曰關雎麟

皆已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

常陵夷而不可止玄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稱帝使永玉璿使江南則反君

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鎮猖獗於外關豎

擅專下內馴致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

正唐萬自舉本朝大綱正萬自亦未盡

舉大綱謂綱常唐之治自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若省府其區畫法制略

亦足以維持天下教人者養其善心

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外書下同○道之明道先生曰必有

以禮齊之以禮

寡妻妾，咸以什之二為世業。通鑑唐高祖武德二年置十二軍，分統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為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強，所向無敵。○困學紀聞云：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云云。神宗問何處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通鑑唐太宗貞觀元年二月，分天下為十道。○分註曰：隋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歛。○集覽曰：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綱鑑注云：此唐賦役之法也。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纈、布、麻。通鑑唐太宗貞觀元年二月，分天下為十道。○分註曰：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師來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置節度使，置軍，置使，置節度使，置軍，置使，置節度使，置軍，置使。

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關雎，詠文王，妃如也。氏有幽閑正靜之德，麟趾，詠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朱子曰：自閨門社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本一國以一人為本，使人君有一念我邦必將害於其政矣。待作於外而後可知。昔者

○明道先生曰：必有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禮有恥且格。全書卷三十八外書第十一載之。語類政篇。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禮，有恥且格。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載之。○孟子離婁上篇：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語又載于孟子註。○關雎，麟趾，周南之篇名。周官之法度，指周禮而言之。註：如氏，大似也。幽閑正靜，詩關雎篇朱註有幽閑貞靜之德。○詩經貫珠錄：幽則深，潛而不淺，露則安重而不輕躁。○孟子細註載此語。○字彙如禁，切臥席也。○王莽字巨君，事蹟詳見于前漢書列傳六十九及通鑑綱鑑等。

○君仁莫不仁。全書卷三十四外書六伊川語也。○孟子離婁上：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存疑曰：莫不仁，莫不義，指用入行政說。○離是之是，字是非之是也，指仁心在於其心。○孟子滕文公篇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管子內篇之治亂以下，載于孟子離婁。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太人其孰能之？孟子見齊王，首言仁術，曰：是則日緣木求魚，後必有災。王欲行之，盍及其本。凡皆以格其非心，而與其善意。

篇註○荀子大略篇孟子二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孟子朱註使註大人者大德之人正也而物正者也○小註蔡氏曰非心非僻之心也

王事詩于孟子梁惠王篇蓋及其本也孟子朱註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

○橫渠先生曰正蒙有司篇第十三○論語學而篇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朱註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講述曰此章歷言治國之要有五皆自君心言之故曰務本之意○蒙引愛字說得廣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是但是人皆當愛使民以時又專損民字出制數制度數目也

台也又胡急切決也

○法立而一正蒙三十篇第十一此句上文曰於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云云德可久業易大傳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鄭聲佞人論語衛靈公篇放鄭聲遠佞人○張好古曰四代禮樂為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為萬世保此法也

紙韻靡母彼切音與美同說文靡披靡也○日靡曼色也又奢靡也詩無封靡于爾邦毛傳累也○正義云奢侈淫靡是罪累之事○靡莫禮也

仁而不佞子曰吾用佞人佞人以口給屬憤於人朱註佞口才也給辨也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

代之禮樂行夏時乘殷駟服周冕樂則詔舞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傳見前○愚謂道學所以行政術政術是道學之施二者不可離無道學之政術徒法

至於一政事之得失固未暇論○橫渠先生曰道千乘

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

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正蒙下同○說見論語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賦可出兵車千乘者治國以人心為本必節已裕民德意乎治○法

民安其生然後禮樂刑政有所措○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以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為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者鄭聲也○蒙引愛字說得廣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是但是人皆當愛使民以時又專損民字出制數制度數目也

國之俗淫邪其作之詩著於樂者聲皆淫靡佞人者日給面諛之人也夫子既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佞人蓋二者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要也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一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

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

下○道學政術分為兩途則學與政皆非矣使孔孟復生必將推其所得之道措之天下必不以政術非吾

所事而姑以是強施之天下也

也無政術之道學徒善也註
復生史記范雎傳雖舜禹復生不能改也○前漢書司馬遷傳死者不可復生○莊子至極篇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案莊子復生心異也

天都君相韻書都摠也
○大都與大率大總同

五伯之假名告子下篇五霸註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豷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孟子公孫丑上篇以九假仁者霸○盡心篇五霸假之也朱註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國字彙七感切酷毒也痛也巽之為朝廷孟子離婁上篇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朱註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譏行政之失不足非間

帝王之道五道三王治天下之道也

註通過也不足非間以上本于孟子朱註懇惻字彙懇口很切音懇懇惻情實也日新日新謂日進也日新字出于大學

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已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視民猶子則所以撫摩之者何所不盡秦漢慘刻少恩五伯假義圖利皆無誠愛之心者也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

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過也間非也人之非不足過譏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能愛民如赤子懇惻切至則治德將日新何憂為政之失所任皆良士何憂用人之非帝王之道即今日之政事非有兩途今日之政術即平日之學問非有二心也

近思錄卷之八終

治法類語類曰近思錄九制度

濂溪先生

通書樂上第十七載之古者指五帝三王時而言九疇叙書洪範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論叙蔡氏註洪大範法疇類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萬物皆畜伊川曰鳥獸魚鼈咸若○書大全陳雅曰微而羽毛鱗用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謂萬物育也○書經講義曰順適其性並育而並生焉

朱子曰以下通書註也九疇見洪範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五福六極○詳見于書經

近思錄卷之九

治法類凡二十七條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闕禮樂刑政有之味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

濂溪先生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

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朱子曰

曰綱綱上大綱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

以平天下之情

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

乃作樂

通書樂中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八風通書小註黃氏瑞節曰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

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方不周風

北方廣莫風○又見樂記史

通書樂上第十七載之古者指五帝三王時而言九疇叙書洪範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論叙蔡氏註洪大範法疇類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萬物皆畜伊川曰鳥獸魚鼈咸若○書大全陳雅曰微而羽毛鱗用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謂萬物育也○書經講義曰順適其性並育而並生焉

與不淡和與不和前輩所見各異

○明道先生言一明道文集

集二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劉子之文也○察明道文集所載甚詳又公略取之耳小學善行篇所載亦同于此○

又案此劉子神宗熙寧元年上時明道為監察御史裏行

○小學句讀曰風者上所化俗者下所習賢有德者才有能者一者固治天下之本然得賢才斯可以正風俗則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也近侍賢儒及百執事小學合璧曰

當先以禮命令近侍備官及在朝之百職○小學章句曰

百執事百官也○悉心推訪推求詢訪也○小學合璧曰使其盡心推求詢訪其止則有德行與事業充足全備可為師範儀表之人延聘敦遣小學章句曰延聘以禮招延聘之有司以禮敦送之○

句讀曰延聘謂迎之以禮敦遣謂送之以禮○京師向讀京大師衆也天子之都曰京師○公羊傳桓公九年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人之居也

之○又見蔡邕獨斷正學陳作云古昔聖人仁義中正之學也○合璧曰自朝至夕相與講明聖賢教入正學其道必本○合璧曰所以為教之道必本人倫日用之常明乎事物當然之理其教自小學○合璧曰其設教也必以小學洒掃之節應對之辭以至孝親長盡忠誠信周旋禮樂之則○章句曰周旋動作之儀禮即內則所謂學幼儀樂即誦詩舞勺舞象也

誘掖激厲○小學集說吳氏曰以言教曰誘以手扶持曰掖激謂激作勵謂勉厲漸如水之浸物摩如石之攻玉成就謂成就其材器也

其要在於一合璧曰擇善者格物致知也修身者誠意正心也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句讀曰灑掃應對以至周旋禮樂小學之教也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成其始也擇善修身以至化成天下大學之教也自鄉人而至於聖人之道成其終也

化成天下易文一離婁篇之文

其學行皆一句讀曰中於是謂合於小學大學之義者以成德為師取材識之明達者受其教○章句曰中於是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大而人倫微而物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大而人倫微而物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物理大而人倫微而物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謂學行合於上文所云者

擇其學明 合璧曰選其

學識之明德望之尊者使

主教大學以為之師○句讀

曰及學之既成上者使教國

學其次以分教州縣之學也

此三節言擇師之法

擧士入學 句讀曰縣謂

縣學州謂州學王制曰論定

然後官之○章句曰縣謂縣

學州謂州學論於朝者將官

之也此擧士之次第也註周

禮卿大夫 周禮地官卿

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

禁令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

道藝而與賢者能者卿老及

卿大夫以禮禮贊之○太司

馬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

定然後官之

凡選士之法 句讀曰選亦擇也此兩節言擧士之法○朱子曰明道論學制最為有本讀

之未嘗不慨然發嘆也○胡敬齋曰明道教養選舉法簡易明白復古得賢如及掌又曰得賢

之道也

明道先生論十事 見二程全書卷五十五論十事劄子 蓋古者

集之本支也葉米節畧之下做此○案文集其德業之下今師傳之上曰此舜禹文武之聖亦

皆有所從學 曰六官 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是為六官詳見周禮○所引之文集未

之或改下曰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云

秩字彙直質切增韻職也官也 注字彙何交切亂也雜也 曰經界 文集制其恒產上文曰天

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必制

其恒產云云○孟子滕文公

上篇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

平未註井地即井田也經界

謂治地分田經畫其講塗封

植之界也○註不可不均上

曰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

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

無法富者跨州縣云云 餓殍

孟子梁惠王篇塗有餓殍朱

註草餓死人也 葬草同 紀極

書共範有五紀皇極文紀極

字本于此 坎 生 周禮地官

大比登民自生齒以上登下

天府 曰鄉黨周禮地官大

識明達可與適道者 擇其學明德尊者

使受學於成德之人 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 使成

學官推教 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實與

法於天下 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

者於朝 此放周禮卿大夫實

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

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文集下同

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而及於天下

其與後世以文詞記誦取士者有間矣

王制曰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

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今師

傳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

樂善之 二曰六官 天地四時之官歷二

官秩渚亂職業廢弛 三曰經界 制民常

太平之治所以未至 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

今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

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

蓋無紀極生齒且益繁而不為之制則

衣食且 四曰鄉黨 古者政教始乎鄉

轉死日多 族黨州鄉鄰里以相聯屬統治故民

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 五

比爲閭使之相受又曰四閭
爲族百家也使之相葬五族
爲黨五百家也使之相救五
黨爲州一十五百家使之相
顯五州爲鄉一萬二千五百
家使之相賓○遂人曰四里
爲鄰里二十五家鄰百家五
縣爲遂縣二十五百家也遂
一萬二千五百家也

文集作庠序之教先王所
以明人倫化成天下庠序孟
子滕文公篇設爲庠序學校
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朱註庠以養老爲
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
爲義皆鄉學也禮記不伊
川文集曰古者一道德以同
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乃在於此

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又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曰四民
文集易給之下有而民無所苦困之六字○四民者士民農工商也
民所謂遊民也九曰山澤文集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宜山虞澤
衡各有常禁云云山虞澤衡案周禮地官司徒之屬官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鄭氏山虞註曰
虞度也度知山之小及所生者林衡註曰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周禮山虞掌
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屬而爲
之守禁託物爲之屬每物有
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
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
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屬遮
列守之○周禮澤虞掌國澤
之政令爲之屬禁使其地之
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
府頒其餘于萬民註其地之
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
守之以時入于玉府謂皮角
珠貝也○周禮林衡掌巡林
麓之禁令而平其守註平其
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
部分○釋曰此林衡兼麓者
以爾雅山足曰麓離連於山
山虞不掌以麓上有林故屬

曰貢士 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
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六
小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六

曰兵役 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
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
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
免六

七曰民食 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
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固宜漸從古
制均日務農必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
凶歲之備八曰四民 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
易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此在酌古
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乎

九曰山澤 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有常
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
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
不時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
通長久之勢

十曰分數 古者冠昏喪祭車服
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
不足以致檢飾人情名數不足以致別
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亂
之道也○以上十條並節錄本文

其
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
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
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

少云云九年之食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又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曰四民
文集易給之下有而民無所苦困之六字○四民者士民農工商也
民所謂遊民也九曰山澤文集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宜山虞澤
衡各有常禁云云山虞澤衡案周禮地官司徒之屬官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鄭氏山虞註曰
虞度也度知山之小及所生者林衡註曰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周禮山虞掌
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屬而爲
之守禁託物爲之屬每物有
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
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
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屬遮
列守之○周禮澤虞掌國澤
之政令爲之屬禁使其地之
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
府頒其餘于萬民註其地之
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
守之以時入于玉府謂皮角
珠貝也○周禮林衡掌巡林
麓之禁令而平其守註平其
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
部分○釋曰此林衡兼麓者
以爾雅山足曰麓離連於山
山虞不掌以麓上有林故屬

少云云九年之食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又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曰四民
文集易給之下有而民無所苦困之六字○四民者士民農工商也
民所謂遊民也九曰山澤文集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宜山虞澤
衡各有常禁云云山虞澤衡案周禮地官司徒之屬官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鄭氏山虞註曰
虞度也度知山之小及所生者林衡註曰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周禮山虞掌
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屬而爲
之守禁託物爲之屬每物有
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
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
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屬遮
列守之○周禮澤虞掌國澤
之政令爲之屬禁使其地之
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
府頒其餘于萬民註其地之
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
守之以時入于玉府謂皮角
珠貝也○周禮林衡掌巡林
麓之禁令而平其守註平其
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
部分○釋曰此林衡兼麓者
以爾雅山足曰麓離連於山
山虞不掌以麓上有林故屬

少云云九年之食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又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曰四民
文集易給之下有而民無所苦困之六字○四民者士民農工商也
民所謂遊民也九曰山澤文集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宜山虞澤
衡各有常禁云云山虞澤衡案周禮地官司徒之屬官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鄭氏山虞註曰
虞度也度知山之小及所生者林衡註曰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周禮山虞掌
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屬而爲
之守禁託物爲之屬每物有
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
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
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屬遮
列守之○周禮澤虞掌國澤
之政令爲之屬禁使其地之
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
府頒其餘于萬民註其地之
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
守之以時入于玉府謂皮角
珠貝也○周禮林衡掌巡林
麓之禁令而平其守註平其
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
部分○釋曰此林衡兼麓者
以爾雅山足曰麓離連於山
山虞不掌以麓上有林故屬

少云云九年之食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又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曰四民
文集易給之下有而民無所苦困之六字○四民者士民農工商也
民所謂遊民也九曰山澤文集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宜山虞澤
衡各有常禁云云山虞澤衡案周禮地官司徒之屬官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鄭氏山虞註曰
虞度也度知山之小及所生者林衡註曰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周禮山虞掌
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屬而爲
之守禁託物爲之屬每物有
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
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
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屬遮
列守之○周禮澤虞掌國澤
之政令爲之屬禁使其地之
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
府頒其餘于萬民註其地之
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
守之以時入于玉府謂皮角
珠貝也○周禮林衡掌巡林
麓之禁令而平其守註平其
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
部分○釋曰此林衡兼麓者
以爾雅山足曰麓離連於山
山虞不掌以麓上有林故屬

少云云九年之食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又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曰四民
文集易給之下有而民無所苦困之六字○四民者士民農工商也
民所謂遊民也九曰山澤文集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宜山虞澤
衡各有常禁云云山虞澤衡案周禮地官司徒之屬官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鄭氏山虞註曰
虞度也度知山之小及所生者林衡註曰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周禮山虞掌
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屬而爲
之守禁託物爲之屬每物有
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
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
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屬遮
列守之○周禮澤虞掌國澤
之政令爲之屬禁使其地之
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
府頒其餘于萬民註其地之
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
守之以時入于玉府謂皮角
珠貝也○周禮林衡掌巡林
麓之禁令而平其守註平其
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
部分○釋曰此林衡兼麓者
以爾雅山足曰麓離連於山
山虞不掌以麓上有林故屬

少云云九年之食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又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曰四民
文集易給之下有而民無所苦困之六字○四民者士民農工商也
民所謂遊民也九曰山澤文集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宜山虞澤
衡各有常禁云云山虞澤衡案周禮地官司徒之屬官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鄭氏山虞註曰
虞度也度知山之小及所生者林衡註曰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周禮山虞掌
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屬而爲
之守禁託物爲之屬每物有
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
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
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屬遮
列守之○周禮澤虞掌國澤
之政令爲之屬禁使其地之
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
府頒其餘于萬民註其地之
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
守之以時入于玉府謂皮角
珠貝也○周禮林衡掌巡林
麓之禁令而平其守註平其
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
部分○釋曰此林衡兼麓者
以爾雅山足曰麓離連於山
山虞不掌以麓上有林故屬

林衡○川漸掌巡川澤之禁
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
禁者執而誅之五官禮記
曲禮下天子之五官曰司徒
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
衆陳註此五官與天官列而
爲六五衆者五官屬吏之羣
衆也六府曲禮天子之六府
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
司貨典司六職陳註府者藏
物之所此府王藏六物之統
○書大禹謨曰六府水火金
木土穀也蔡傳云六者財用
之所由出也故曰府十曰分
數文集有常心下曰今禮制
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
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
王公禮制不足云云○貴賤下曰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
哉此爭亂之道也

其言曰無古今以下所載大畧也此上文曰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
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

伊川先生上疏二程全書卷六十伊川文集一論經筵劄子有二篇是第二劄子也
案此疏伊川文集所載詳也是特節錄之也註除崇政殿說書元祐元年先生爲崇政殿說書
見年譜

師傅保書周官曰立太師太保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註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
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

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

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

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

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

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

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泥古而

之宜徇復古之名而失其實此固陋儒

之見然遂謂先王治法不可用於今苟

且卑陋此又世俗之淺識豈

足以大有爲而拯極弊哉

伊川先

生上疏先生除崇政殿曰三代之時人

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道開

傅傅之德義傅附保保其身體保安後

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

過而不知養德君正則治可舉德盛則

也求治規過自消正君養德者本傅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

體之法復無聞焉後世徒存傅保之名

今日經筵之官則而無其職不曰師者臣以爲傅德義者在

備德義文集無聞焉下
曰伏惟太皇太后陛下陛下
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
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
臣以爲傅德義云

畏慎之心 文集此下曰臣欲
至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官人
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
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翫皆須
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
得至於上前要在修廢之物
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
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
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
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
戲云

有剪桐一 案此時哲宗幼
中故云尔

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非禮之事
且嗜好之私不不接于耳
心術則德義進矣 保身體者在乎適
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外適起居之宜
則心神莊肅 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
氣體和平矣 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
食皆使經筵官知之官中言動服食之
聞之際則深宮燕私之時無異於經筵講
論之際對官官宮安之頃猶若師保之
臨乎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
前也

語又載之官人作官妾○蒙引曰氣質與德性不同氣質謂剛柔緩急之氣潛養之使其中和
不偏德性謂仁義禮智之性薰陶之使與聖賢同歸也

伊川先生看詳

全書六十一伊川文集三○
元祐元年五月三學看詳文
也其文尤詳而至數千言此
書節畧載之○小學善行篇
所載尤畧矣○伊川文首曰
三學制看詳舊制公私試試
上舍補內舍蓋無虛月皆糊
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費用
不可勝言於學者都無所益
學校禮義相先之地云云定
高下以下大畧之改試為課
小學合壁改除月試而定為
課業

之方則應時諫止文集○史記成王與
日以此封叔虞戲削桐葉為珪
封叔虞於唐○本註遺書又曰某嘗進
言欲令上於下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
時多親官官官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
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
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
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
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
更不考定高下設教之道制尊賢堂以

伊川文此條在下
小學句讀日制置也延待也

或曰長貳此以下文集
小異也曰難者必曰長貳得
入則善矣或非其人若不若使
防閑詳密上下相制為可循
守也此世俗鄙論焉足以言
治道先王制法云云○察長
長官貳副佐之者如周禮小
宰之貳防閑字彙防符方切
禦也禁也備也又云閑何艱
切衛也防也

治也朝廷之法直達於下中間更不任
入故長吏拘於法而不得自任在
下者反得執法以取必於上後世
不治皆此之由非獨庠序而已 或曰
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
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
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
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
以成人材乎或者謂任人則人不能保
也殊不知法待人而後行苟不得人則
雖有密法而無益於成才苟得其人則

○明道先生二程全書卷二十九遺書附錄載之元有數千言○行狀晉城令下曰澤人
醇厚允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云云孝悌忠信○論語學而篇有子曰孝弟而好犯上者
鮮矣朱註曰善事父母為孝
善事兄長為弟○同篇子曰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
○又曰王忠信○孟子盡心
篇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
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孟子滕
文公篇所稱出入相友守望
相助疾病相扶持之謂也
任領書任如深切說文保也
通論信於朋友曰任任者人
保任也

○孤榮殘廢孟子梁惠王篇曰
幼而無父曰孤○詩小雅正
月篇哀此榮獨朱註榮困悴
貌○西銘曰凡天下疲癯殘
疾惴獨鰥寡○韻書殘謂傷

無待於密法而法之密反害其成才
之道故不若略文法而專責任也 ○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
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
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教民孝悌
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
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五家為伍五伍
比也保謂為保伍謂相參
相保任也 凡孤榮殘廢者責之親戚鄉
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

也零落也○禮記禮運篇歸寡孤獨廢疾者有所皆養○周禮辨其上下長幼廢疾註謂廢疾謂窮民無告孟子梁惠王下篇云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諸鄉皆有校一校學校之校也○行狀聚而教之之下曰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社會社書社之社二十五家為社見周禮旌別字彙旌表也周禮旌別淑慝有恥之下行狀有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云云之數語

○萃王假有廟萃卦象辭萃亨王假有廟○程傳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羣生至衆也云云莫知其鄉也孟子告子篇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朱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

假易音義假更白反潤字愛渙呼玩切流散解散解釋也中庸十六章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朱註洋洋流動充滿之意

祭禮之報程子遺書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程子曰非也祭先本天性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禮記月令季秋豺乃祭獸又曰孟春獺祭魚

有所養

孤榮而無依殘廢而不全羈放而疾病者皆窮民無告使之各

得所

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

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

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

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

勸有耻

觀此則養民善俗平○萃王假

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

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

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

人心揆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

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

則萃道之至也

假至也王者至於有廟則萃道之盛也蓋羣生

向背不齊惟於鬼神則歸仰無二人心出入無時惟奉鬼神則誠敬自盡言人

心之渙散每萃於祭享也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齊明盛服以承祭

祀則洋洋如在可致來格言鬼神之神之遊散亦每萃於宗廟也

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

祭禮之

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

祭禮之

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

祭禮之

古者成役 二程全書

卷四十八伊川經說第二詩
經小雅采芣篇之說也○韻
會遺韻成春過切音與衆同
說文守邊也从人持戈徐曰
會意爾雅過也註云戌守所
以止寇賊也○詩經通解云
雖曰代者已至然前尚未歸
故曰役留備秋○韻會陽
韻疆居良切說文界也○左
傳固吾圍也註圍邊陲也○
圍又作禦詩大雅烝民篇不
長疆禦今之防秋詩大全東
陽許氏曰防秋宋遺戌之名
文王之時有昆夷獫狁之事
遣戌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
之叙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戌役采薇采薇為遣戌役之
候云云○詩經大全建安能氏之說同于此○續韻府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
旬奴常以此為候而出軍

聖人無一事 周易復卦大全又載之○復卦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程傳

息所以培養生意使之深潛固密而无所泄于以順陰而固陽也推此以往則政事云為之間
比可以扶陽抑陰而參贊化育者必將无所不用其至矣○白虎通曰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
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
○韓信多多 二程全書卷遺書二先生語第七載之○前漢書列傳四韓信傳上問曰如
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如臣多多益辨耳云云○通鑑綱鑑同
作多多益善集覽曰漢書作
多多益辨○案四字史記漢
書綱目並無註綱鑑註曰多
多增添之辭益愈加也○困
學紀聞曰程子曰韓信多多
益辨是分數明按孫子治衆
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
韓信多多益辨註分首管轄
管轄見下註階級者官
位之上下也

伊川先生曰管轄 一

程全書卷十一遺書二先生

語第十載之

亞夫堅臥 周亞夫者周
勃之子也前漢書卷四十傳
第十載周亞夫傳漢景帝
景帝者高祖之孫文帝之子

豺獺能祭其性然也 易○古者成役再

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

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

遣次成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成者皆在

疆圍乃今之防秋也 經說○論采薇遣

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

秋冬易為侵暴每留戌以防之○聖人

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遺書下

卦象傳說 見第四卷○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

明之分者管轄階級之分數者行伍多寡

所御者愈衆而 所操者常寡

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

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

有幾人 管轄統軍之官法嘗謂軍中夜

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

何也亦是未盡善 漢景帝時七國反遣

中夜驚擾至帳下亞夫堅

臥帳中不起有頃遂定

管攝天下

管攝天下

七國通鑑曰景帝三年吳王
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
王楚王趙王及周亞夫將
事詳于前漢書周亞夫傳

○管攝天下人
二程全
書卷七遺書二先生語第六
載之○宗子法見周禮禮記
喪服小記及文公家禮等○
管領會主當也又禮記樂記
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註猶
包也又曰攝朱涉切也兼
也○小學明倫適子庶子祇
事宗子宗婦云云集成京兆
李氏曰按周禮宗子有五大
宗子一小宗子四別子為祖
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大宗
也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
五世則遷者小宗也皆所以當主祭祀而統族人如有國有家之重者
卦切說文水之衰流別也○字彙派普夫切水分流也
曾祖之兄也三從兄弟者曾祖伯叔父之子也親兄弟者吾昆弟也○再從兄弟順和名云伊夜伊止古三從

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

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者辨著其宗派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
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君因
各自立為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
宗之所謂太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為
之齊衰三月太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
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
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
再從兄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
堂兄弟為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
弟為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太宗為五
宗也

○宗子法壞

二程全書
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一載之
○同卷曰宗子法廢後世譜
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
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
無統雖至親恩亦薄○卷十
八遺書伊川語三云宗子之
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
須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
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

轉四方徃徃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

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

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

祖業使一人主之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

合族古人有花樹尊家宗會法可取也

○凡人家法須

二程全
書卷一遺書二先生語一載
之○案事文要玄人集宗族
部及事文類聚後集宗族所
載之謝昌國之語與此程子
之語大同小異花樹

詩訓解二卷章員外花樹歌
岑參作曰今年花似去年好
去年人到今年老
知人老
不如花
可惜落花君莫掃
君
家兄弟不可當
列御史尚
書即朝圓花底恒會客
花撲
玉缸春酒香
○因學紀聞十
八伊川曰
凡人家法須月為
一會以合族
古人有花樹章
家宗會法可取也
宗會法今
不傳岑參有章元外家花樹
歌兄弟不可當云
章元員
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花鄂之
盛
○蕪氏家語曰宋劉宰字
子平號漫堂先生每月且必
浴湯餅會族曰今日之集非
以酒食為禮也尋常宗族不
睦多起于情意不相通間言入焉
今月必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
有故相抵牾者彼此一見
亦相忘於杯酒從容間豈小補哉
有不至者必再三扣之曰寧適不
來微我弗顧
○冠昏喪祭
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四載之
○小學嘉言篇載之集說曰冠以貴
成人昏以承宗事喪以慎終祭以
追遠理會謂講而行之孟春獺祭
魚季秋豺祭獸皆有報祭之意
可以人而不如獸乎此字指報本
言奉養謂奉養其親○案二程全
書此條其文詳詳

此書各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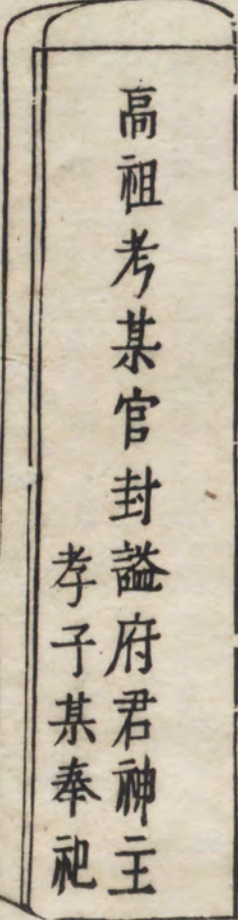
六禮陳氏曰六禮冠昏喪祭鄉飲酒士相見之禮○六禮元出王制

家必有廟此註本註也然畧也本註曰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
廟必有主陳氏曰主本主所以依神也○本註云既祧當埋於所葬處如奉祀人之高祖而上
即當祧

註祧韻會蕭韻祧他潤切說文遷廟也禮記祭法遠廟為祧去祧為壇註祧之言超也超上去
意也又左傳以先祖之祧處之杜預曰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

主或見文集凡二程全書卷六十四伊川文集六又見文公家禮○伊川文集曰作主式用古
尺作主用栗表法於時月日辰辰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八寸有二分象十二月身博二十分象
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月之辰身或厚一寸二分刻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額而判之
一居前一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幾祧二陷中
長六寸闊一寸一本云長一尺合身植於跌身出跌上一尺八分并跌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
通中如身厚二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一之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一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
高曾祖考擬諸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即幾翁愛題王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
筆溢而更之木以憑廟牆外改中不改

全式



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
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
骨肉日踈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
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
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
六禮大略家必有廟 庶人立影堂○自
廟必有主 高祖以上即當祧也王式見
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下

近思錄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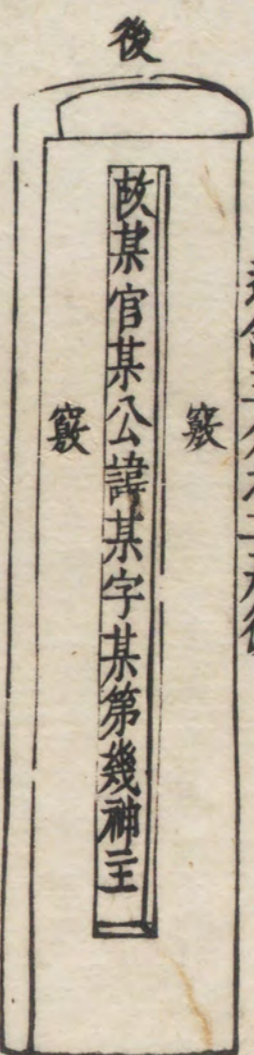
七

分式 三分之一居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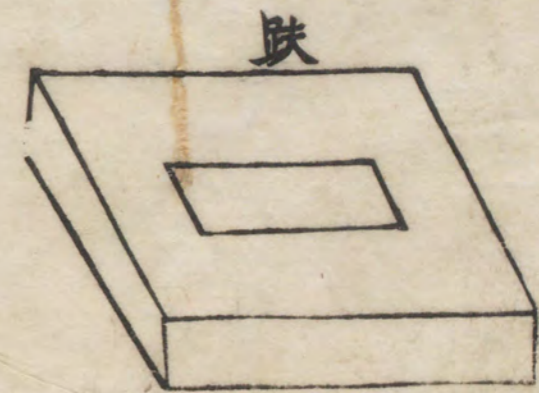
前 高祖考某官封益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孝子一作孝孫

連領三分之二居後



右見二程全書六十四卷



月朔必薦新本註如仲春春養合桃之類。○小學註新謂新物也。時祭用仲月本註用仲月物成也。古者天子諸侯於子月者為首時也。此註文集本文也。文集曰常祭止於高祖而下。旁親有後者自為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為叔伯父之後也。如殤亦各祭。又至祭始祖語類曰問冬主祭始祖是何祖。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古之類。○又曰立春祭先祖則何祖。曰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已身已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祭之。而小用王。○問始祖之祭。朱子曰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其高初也。祭後後來學。今不敢祭。又曰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禘。今皆不敢祭。○丘明家禮儀節曰冬至祭。祖立春祭。先祖。程子說也。朱子作家禮多取溫公。而此二祭則用程氏。焉揚氏謂朱子初至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于小學書亦既載。程子斯言。惜曰家禮未成之書。而小學所已成矣。而不刪去之。必有其說。○秋祭稱父廟也。○冬至祭陽之始。立春祭物之始。

其類而祭之。忌日遷主。○小學集說曰。家正寢。猶正堂也。○小學集成曰。正寢。今正廳。正堂也。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陳氏曰。存謂行之久。而不廢也。

○卜其宅兆。二程全書

卷六十四伊川文集六葬說之文也。○孝經喪親章第十。八卜其宅兆。而安措之。○御註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臨川吳氏註曰。卜。灼龜以視吉凶也。宅。墓穴。

此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使。月朔必薦新。薦。後。食。止於高祖。旁親無。冬至祭。後者祭之別位。冬主祭。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始。祖。也。無。王。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立。春。祭。先。祖。立。春。生。物。之。始。也。先。享。之。上。非。一。人。也。亦。無。三。設。兩。位。分。享。考。妣。季。秋。祭。禘。物。之。時。

時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冬至祭。後者祭之別位。冬主祭。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始。祖。也。無。王。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立。春。祭。先。祖。立。春。生。物。之。始。也。先。享。之。上。非。一。人。也。亦。無。三。設。兩。位。分。享。考。妣。季。秋。祭。禘。物。之。時。

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卜其宅兆。宅。墓。也。

也兆筮域也厝棺置也將置
柩於其處必視生氣無地風
水泉沙礫樹根蟻蟻之屬及
他日不為城郭溝池道路然
後安卜者決之於神也不卜
則擇之以人葬書備言其術
之理可稽焉中外土厚水深
不擇猶可偏方土薄水淺凡
地不皆可葬苟非其地尸柩
之朽腐敗壞至連與舉而葬
之于壘同孝子之心忍乎先
擇後卜尤為謹重所謂謀及
乃心謀及士民而後謀及卜
筮也案士喪禮筮宅卜自大
夫以上則葬日與宅兆皆用
龜卜或亦用筮此云卜蓋通
之

地美則神一葬說上句之次地美則之上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十字有之○葬說子孫
盛下曰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云云○葬說其驗也下
曰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云云○葬說耕犁所及下曰
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
門此其大畧也云云

○正叔云某二程全書卷十一遺書二先生語第十載之○小學善行又載之浮圖作
屠陳選曰浮屠佛氏也洛水名在河南或問治喪不用浮屠親在而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
朱子曰且以委曲開釋為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拂親意也浮圖祖庭事死曰梵語佛陀或云
浮圖或云部多或毋馱或沒陀皆五天語今並譯為覺二人家小學合壁曰十中亦有二二
家化之○此說不可信用

○今無宗子二程全書
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載
之世臣孟子梁惠王篇故國
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
臣之謂也朱註世臣累世勳
舊之臣

穴也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
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
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
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
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
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
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
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

云一本所謂五患者城郭
溝渠道路溝池村落遠井窰○正叔云某
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
化之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飯僧
此者滅補夫罪惡必生天堂不為者必
入地獄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
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研
之已不知其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
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
若風火不知何之備使到燒春磨豈復
知之安得有天上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
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

國字彙呼玩切流散解釋也

古者子弟——本庄曰子弟為強漢高祖欲下——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今共誅令揮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云云 出于漢書

史記相如使蜀——事見于前漢書卷五十七列傳二十七司馬相如傳○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後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勸父老為辭而已詭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云云 國書文選四十三劉子駿移書讀太常博士張銑注曰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

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宗子襲其世祿故有

世臣人知尊祖而重本上下相維自然固結而不渙散故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亂也若無法以

關餘同○朱子易乾文言本義曰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然而又天子建國——白虎通卷一有天子封公位之事○同卷三曰諸侯尊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尊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尊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 國書字彙靖故切建置社稷曰祚

刑和叙——河朔邢昺傳見前○程全書卷二十

聯屬之安可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之遺俗尊卑之分 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

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

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

自然之勢也直幹正源猶大宗也旁枝分派猶小宗也 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尊宗云天子為天下主故得封建侯國賜之土而命之胙諸侯為一國之主雖非宗子亦得移宗于已建宗廟為祭主 ○邢

刑和叙——河朔邢昺傳見前○程全書卷二十

九遺書附錄載之○又見于
伊洛淵源錄○案遺書所載
文詳也今節錄之也堯舜三
代之上蓋其所知上極六字
有之悠遠下有緘悉二字同
流下其化如時雨五字有之
悠遠出中庸上下與天地同
流出孟子○而識之見論語
者識其大者○論語子張篇賢

至於興造○禮記仲尼燕
居篇制度在禮文為在禮○
字彙案與若同又曰若助邁
切木柵又壘也○斥候前漢書
趙充國及李廣傳有斥候字
○通鑑綱目正編卷四漢武
帝元光元年遠斥候集賢遠
斥候許慎曰斥度候望也所以望烽燧示見編曰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通鑑綱目前漢
測革切編樹木也增韻寨柵編木為之○字彙駁格切

○不甫言○二程全書卷二十七外書十○朱子語類曰介甫言律一條何意也曰伯恭以
凡事皆具性律不說偶有此條遂謾載之又曰八分書言八分方是又曰律是八分書是欠些
教化處○通鑑後周世宗顯德四年五月周作刑統分注曰詔以律令文告雖知救格煩
雜不○命侍御史張湜等訓釋刪定為刑統周世宗後周世宗姓柴名榮太祖後周周兄柴守
禮之子太祖無子封為晉王為太子在位六年壽二十九○通鑑萬姓統譜曰寶儀字可象禹鈞
子學問優博風度峻整累官
禮部尚書太祖宋欲相之趙
普思其剛直沮之及卒太祖
惘然曰天何奪我寶儀之速
乎

○續渠先生○三王方策
夏禹殷湯周文武為三王○
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朱
註方版也策簡也○葉氏蘊
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
小○黃氏洵饒曰木曰版竹
曰簡版大簡小大事書于木
版小事書于竹簡簡書詩小
雅出車篇畏此簡書朱註簡
書戒命也鄰國有意則以簡
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

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
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
者先生同已默而識之所謂識其大者至於興
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
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
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
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木柵處兵曰寨
斥遠也候伺也謂遠伺敵
人控制禦也帶圍護也
其吏事操決

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
通儒全才矣附錄○操決謂
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外書○朱子曰
相傳至周世宗命寶儀注解名曰刑統
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
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
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蓋許之之詞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
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
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

臨道之詞也○左傳閔公元
年管敬仲曰請以從簡書
士仁人衛靈公篇其遠者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君子務
知大者遠者註好謀而成述
而篇之語師出以律易師卦
初六之辭程傳曰律謂號令
節制本義曰律法也

○肉辟於今肉辟所謂
肉刑也散之之久論語子張
篇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朱註
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
註肉刑有五書呂刑篇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
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
屬三千至漢文帝通鑑
漢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官名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
可復屬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上憐其意詔除肉刑
○呂與叔撰此行狀張子全書卷十五及伊洛淵源錄載之○呂大臨字與叔宋史列傳
九十九呂大防傳附之又見于伊洛淵源言行錄東都事畧等書

備而不敢忽忘

文集下同○好謀而成
無謀則必敗無律則必亂特非若後世
滿許以為為謀酷暴以為律斯其為遠者
大者惟志士仁人為能識之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

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
之久肉刑有五劓剕墨辟劓鼻曰劓
刑曰大辟至漢文帝始罷墨劓剕刑宮之刑
或曰官刑不廢今欲取死刑情輕者用
肉刑以代之外此當念民心渙散之久
必明禮義教化以維持之不但省刑以
緩死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

仁政必自經界始孟子滕文公篇之文也朱註曰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雙峰饒氏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為經橫者為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溝洫
之類塗道塗封上墩植種木
為界滕文公
篇見上○孟子朱註曰此法
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
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
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
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
所以必從此始

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
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
已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經界不
正則富者有所恃而易於為惡貧者
失所養而不暇為善教養
之法俱廢其治苟且而已

世之病難行
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
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
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

世之病難行
朱子語類曰
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如何
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
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
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
云若平世則誠為難行云
莫道要奪他田他豈肯肯悅
便道行井田須是大亂之後

田一方愚案此田一方非方里而井之謂也乃方隅之方也廣儲蓋為備不虞也所謂三年耕必有九年之食類也節惠蓄謂水旱蝗疫之類患謂盜賊之類本末或曰本謂農務末謂工商之業○愚謂凡物有本末非專指農工泛說為是二程全書卷四十粹言論本末詳也

○橫渠先生為雲巖令官名也巖者縣名屬丹州

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欵法廣儲蓋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橫渠先生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去浮華而務實質抑末作而尚本

皆敦本之事也勉其孝悌興于禮遜皆善俗之事也每以月吉具

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

所以訓戒子弟之意行狀○月吉月朔也○橫渠

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踈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

○橫渠先生曰古者一儀禮卷第十一喪服篇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疏釋云案內則六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亦有隔別亦為四方之宮也

又異宮乃... 喪服篇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云云○命士以上異宮見前

爲得

族大人衆則服食器用固有小能齊者同宮合處則怨爭之風

或作

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

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

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

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

烏得而當之

雖同宗廟然親疎有分異宮者亦使人子各得盡情

於其親也不然

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

則交相病矣

愈貴則愈嚴

命爲士則父子亦異

故

逐位逐位者逐一爲身作各局也非分財而離

治天下

孟子滕文公篇使畢戰問井地云云朱註井地即井田也註周道如懸小雅大

東篇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周道大道也

井田卒一封建者封諸侯建國也○性理大全卷六十七曰問封建可行否程子曰封建

之法本出於不得已○五峯胡氏曰封建之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

至桀而亂成湯興而脩之天下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

王興而脩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

脩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

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及覆手於須臾間也○朱子曰

柳子厚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爲是

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

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去

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

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

是均平

語錄下同○周道如砥言其平也

○井田卒歸

於封建乃定

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故民有定業後世長吏更易不

常相仍苟且繼復井田不歸於封建則其欺蔽紛爭之患庸可定乎

近思錄卷之九終

爲固也○語類九十七朱子曰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想是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胡敬齋曰封建乃古聖人擇賢以分治公天下之心也使生民各有王主各愛其民上下維持以圖久要至善之法天子又有慶讓錫命征討之法以統御之虐民者必更之立賢主以養其民秦以天下爲己私乃立郡縣以爲治此亦勢使然也○性理大全卷六十七朱子語類百八卷論封建爲詳

政事類凡一朱子語類近思錄十君子處事之方語施於有政書君陳篇之文

伊川先生上疏曰

程全書卷六十伊川文集二載之哲宗元祐元年上太皇太后書也鐘怒之前猶有數百言○家語六本篇孔子曰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悲其志變者聲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况人乎古人所以齋戒禮記玉藻曰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註公所君所也

臣前後兩得易繫辭聖人以此齋戒韓康伯曰洗心曰齋洗慮曰戒

近思錄卷之十

政事類凡六十四條

此卷論臨政治道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無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則氣專氣專則聲應不誠而能感乎臣前後兩得進講未

管仲詩青繩篇管仲青繩註
往來貌○一日管仲管之管
度也又造也頰舌易咸卦咸
其輔頰舌本義曰輔頰舌皆
所以言者註孔子沐浴
出論語憲問篇

○伊川答人示奏藁
程全書卷六十三答人示奏
藁書也觀公之意上文曰辱
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
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
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
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
布左右觀公之意云○字
藁文草曰藁从禾高聲別作
藁非

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親感動於
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
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
不亦淺乎文集下同或問伊川未准
講已前還有間斷否朱子曰
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伊
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
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
饑且死馬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

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

徒言民飢將亂為可慮而不言民饑將
死為可傷則人主徒有憂懼忿疾之心
而無哀矜惻怛之意矣告君
之體必詞順而理直可也 公方求財

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

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哀矜之
心生則
能輕財以救民之死憂懼之
心作反將吝財以防民之變 古之時得

兵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

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惟當以誠

公方求財

或謂祈之體

之兩之字及下節有不忍之

心皆指天子言愚謂不然○

廣韻祈求也註哀矜大學之

其所哀矜而辭講述云哀憐

也矜恤也○字彙音吝惜也

古之時

二程全書得天

下下曰財散則人聚後世苟

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云云

為迂下曰秦漢而下莫不

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

此惟當以誠意云云○子孟子

盡心下篇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集註曰丘民田疇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王觀濤四書翼註云得乎丘民非只是得一丘民之心即天下之民歸心也只論個得民心可以有天下的道理○此說勝葉氏之說註

○明道為邑一 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左傳凡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異廣讀奇也增韻又怪也違也

○明道先生曰 明道行狀之語也○小學嘉言篇載之集說熊氏曰周禮一命受職即今之第九品也一命雖小誠能以愛物為心則惠利亦有以及人矣○陳選註曰苟誠也物即人也一命猶然况居大位者乎○周禮春官太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註曰始見命為正吏受職事

○伊川先生曰君子一易訟卦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程傳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 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云云○本義曰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龜山楊氏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行而後謀之則无謀矣○琅邪代醉編十一云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先儒謂天在上水在下其行相違故訟或謂上下體也非行也違者天

意感動覲其有不忍之心而已四井為甸四甸

為丘得乎一丘之民則可以得天下○說見孟子後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畏以財養兵謂財有所不可關於是以致聚財為守國之道以愛民為迂緩之事苟徒懼之以禍亂則無惻隱愛民之心愈增其聚財自守之慮矣

道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

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法令有未便於民者衆人為之

未免拘礙惟先生道德之盛從容裁處故不大戾當時之法而有補於民人雖異之而不至於駭者亦其存心寬平而區處有方也 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此又可以見先生忠厚懇惻之心豈

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苟存心於愛物之效○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

西旋水東注有相左之義故取此象證也。契字彙契去計切約也。券也。又曰券。區願切契也。以木燧為要約之書。以刀割之。屈曲大牙下从刀。不从九。與券不同。券下从九。

○師之九二 師卦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程傳曰。師卦唯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舌命將。闈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將專則失為下之道。云云。特專易傳作將專。言衛青不敢。

前漢書卷五十五傳二十五衛青字仲卿云。大將軍青出定襄。云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王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去。嘗斬裨將。今建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云云。青曰。幸得以卿附。待罪行。聞不患無威。而霸說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亦不可。乎。軍吏皆曰。善。師古曰。卿附。謂親戚也。○本出子史記司馬遷傳。漢後主紀。諸葛亮謂姜維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本出子史記司馬遷傳。凡師之道。一易傳此文之下。有數十言。

○世儒有 師卦九二傳 此前猶有數句。○周公乃盡其職耳之下。傳曰。子道亦然。唯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王之所不能為者。皆所當為也。○禮記明堂位。篇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

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下同。○訟卦象傳。吹流。故曰。違行。交結。朋遊。親戚也。契券。文書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慮其始。必謀明。○師之九二為師之主。特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特專則失為下之道。如衛青不敢專。誅。而具歸。天子使自裁之。是也不專。則不能成功。所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是也。二居中。故有得中之象。凡

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威而不和。則和而少威。則人心玩而弛。九二剛中。故有威和相濟之象。○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師卦傳。成王幼。周公攝政。周公沒。成王思其勳德。錫魯以天子之禮樂。使祀周公焉。

威而不和。則人心懼而離。○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師卦傳。成王幼。周公攝政。周公沒。成王思其勳德。錫魯以天子之禮樂。使祀周公焉。

程子遺書伊
川語第四問賜周公以天子
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
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
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
禽之受皆不能無過

此下亦本程子遺書
論遺書曰說者乃云周公有人
人臣不能為之功兼因賜以
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
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
哉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

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或
者謂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可
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夫聖人之於事
君也有盡其道而已非有加於職分之
外也若職分之
外是乃過為矣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
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
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
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
之常義也 當大有之時公侯擅所有之
富故戒之以用亨通于天子
如朝覲供貢之儀凡所以奉上之道皆
不敢自有其有乃為盡人臣之義也

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
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三之正也故三當云云

○人心所從 隨卦初九
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程傳山此下程傳全文曰九
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
所隨者也官王守也既有所
隨是其所守守有變易也故
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
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
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云
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
其隨當而有功

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
公已奉之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人
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
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
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
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
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之從違多蔽於好惡之私而失其是非
之正卦主於隨苟惟親暱之隨則違正

○隨九五之象曰——隨九五曰孚于嘉吉傳曰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隨道之吉惟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象曰云云程傳上文曰處正中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為善云云

○坎之六四曰樽酒——坎之六四程傳上文曰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曲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无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璲如珉毛公訓牖為道小開通之謂人臣以云云

起如雲狀以瓦為之周人飾以金玉後世金盃為之○韻會曰說文盃黍稷方器也老一瓦甌人為盃實一穀崇尺厚半寸受斗二升外圓內方曰盃固韻會有韻缶俯九切說文瓦器所以盛酒甌爾雅盃謂之缶甌云孫炎云瓦甌郭璞云盃也

人心有所蔽——與上連續之文也其說多行之下易傳曰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

理矣故必出門而交則無所係累而所從者有功也○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

震下兌上為隨震動也兌悅也以為悅而動易過於隨而不自知故必得中為善

○坎之六四曰樽酒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

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所謂

忠信善道也牖者室中所以通明也蓋忠信者納約之本雖豐朴素之誠苟不因其明而納焉則亦不能入矣

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

人心各有所蔽各有其蔽則未免打格因其明而導之則易於聽信

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

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
舉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
切就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
從後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
就其明之異耳云云猶有數
語其詳直論語陽貨篇處
許以為直者朱註許居謂友
許謂攻發人之陰私○字彙
許謂攻發人之隱惡攻發人陰私
非唯告於君○此前有數
十言○孟子盡心上有成德
者有達財者未註財與材同
此各因其所長而教者也成
德如孔子之於由賜○小註朱子
孔子之於由賜○小註朱子
曰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
者通達其材材是天資明敏
者

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
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許直強勁者率多
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人許者發
惡也許直則無委曲強勁則乏和順故
矯拂之過每至抵牾溫厚者其氣和明
辨者其理著故感悟之易每多聽
從納約自歸備惟溫厚明辨者能之非唯
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
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
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程傳曰初居下而四為正應乎暗之人能守
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下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
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
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
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
責望故素云云○象曰浚恒
之凶始求深也○程傳曰居
恒之始而求望於上之深是
知常而不知度勢之甚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初以陰柔
而居下相應之始而求望於
九四者太深是以凶也○進
齋徐氏曰大凡交際之道自
有淺深交之深則可求之深
若交淺而遽以深望之豈常
理哉

成德達才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
就之達才是者因其有才
而遂達之皆謂就
其所長則守之也○恒之初六曰浚恒
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
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為
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
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初與四
為位應
九與六為爻應此理之常也然為九二
九三所隔則已改其常矣初六當常之
時知常而不知變求之
過深是以至於凶悔也世之責望故素

○遯之九三曰：「係遯。」程傳上

文曰：陽志說陰，二與一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為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云云。○大

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遯之

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

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

養臣妾則吉。九三下乘六二，有係戀之

心則失宜，遯之時矣。故有

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御下之道

亦不可以係。○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

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天理之常，莫不

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胸中，若無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易蒙引

云：臣妾亦是小人中人，係遯之情於小人中，只可用於臣妾。若夫姦雄小人，遠之惟恐不遠，况

可為之係戀，而不能釋去哉。○禮記檀弓：上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琅邪代醉編卷十

一：楊用修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

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程傳曰：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不能大同者，

獨異之下，此向上曰：蓋於秉獨異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

○睽之初九：「見豕負塗，負鼠不食。」初九曰：悔

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程傳曰：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乘之時，以剛動於

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下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

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

○遯之

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

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

養臣妾則吉。九三下乘六二，有係戀之

心則失宜，遯之時矣。故有

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御下之道

亦不可以係。○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

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天理之常，莫不

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胸中，若無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易蒙引

云：臣妾亦是小人中人，係遯之情於小人中，只可用於臣妾。若夫姦雄小人，遠之惟恐不遠，况

可為之係戀，而不能釋去哉。○禮記檀弓：上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琅邪代醉編卷十

一：楊用修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

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程傳曰：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不能大同者，

獨異之下，此向上曰：蓋於秉獨異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

○睽之初九：「見豕負塗，負鼠不食。」初九曰：悔

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程傳曰：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乘之時，以剛動於

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下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

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

○遯之

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

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

養臣妾則吉。九三下乘六二，有係戀之

心則失宜，遯之時矣。故有

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御下之道

亦不可以係。○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

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天理之常，莫不

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胸中，若無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易蒙引

云：臣妾亦是小人中人，係遯之情於小人中，只可用於臣妾。若夫姦雄小人，遠之惟恐不遠，况

可為之係戀，而不能釋去哉。○禮記檀弓：上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琅邪代醉編卷十

一：楊用修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

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程傳曰：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不能大同者，

獨異之下，此向上曰：蓋於秉獨異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

○睽之初九：「見豕負塗，負鼠不食。」初九曰：悔

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程傳曰：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乘之時，以剛動於

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下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

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

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元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無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云云○易大全中溪張氏曰見者遇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建安丘氏曰既見惡人則非避矣唯初九以不避為避而以見為避化惡人為善人則終能合初四之睽而元咎也

睽之九二○九二曰遇主于巷元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程傳出于象下○又

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合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
初與四位相應而爻皆陽為同德相與不至睽孤然當睽之時乖異者衆故必慨合共之義而無棄絕之意則不善者可化乖異者可合乃無咎也
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
弗絕之則開其自善之機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程傳出于象下○又

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

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

宛轉以求其合也

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

至誠以感動——南軒張氏曰遇主于巷者委曲之途也或謂遇主者當盡其委曲之義非也伊川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將就之期於明信而後已此其所以謂之委曲也故孟子謂引君以當道

遇非枉道——程傳未失道也下曰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雲峯胡氏曰不期而會曰遇遇本非正也二與五

二五相應然時方睽違上下乖戾故二

必外竭其力內盡其誠期使疑者信睽

者合

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

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

宛轉以求其合也

內竭其誠以感動君

國政此盡其在我者也推明義理使君

之知無不至杜塞蔽惑使君之意無不

誠此啓其君者也如是宛轉求之睽者

庶其可合所謂遇主于巷也巷者委曲

之途

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

本正應而亦曰遇者非有邪也發之時不得如此也○蒙引道正道也枉道論許季氏篇枉道而事入由徑雍也篇行不由徑

○損之九二曰一損封九

二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程傳上丈曰二以剛中當損

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

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

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

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

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

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

則云云註益于盡心上

篇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

容悅者也音是利口也

世之愚者一程傳此文之上損之而已之下非損也而益上也七字有之

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上言遇主于巷

亦止理之當然苟遇不以直而至於杜

道逢迎巷不以正而至於邪僻由徑苟

求其合而陷於邪枉則○損之九二曰

又非遇主于巷之道也

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

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

適足以損之而已

剛正不撓乃能有益於君蓋柔邪之人阿

意順且惟務容悅善而遇柔悅善亦不

進惡而遇柔悅必長其惡矣故國有險

依之臣士有善柔之

友皆有所損而無益世之愚者有雖無

世之愚者一程傳此文之上損之而已之下非損也而益上也七字有之

損卦象曰損損下益上程傳曰損之所以為損者以損於下而益於上也

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

弗損益之之義也

九二剛中非有邪心者但當損下益上之

時惟知損已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少

貶未有能致益其君者故有弗損益之

戒○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

咎象曰元吉無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

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

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

事而致元吉乃為無咎能致元吉則在

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

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

事而致元吉乃為無咎能致元吉則在

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

益之初九一

所載之傳

文出象下及辭之傳曰初九

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

之時其才足以益物云云在

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

細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益卦象曰益
損上益下程傳曰卦之為益
以其損上益下也損於上而
益下則民說之云云○益卦
傳曰為卦巽上震下雷風二
物相益者也巽震二卦皆由
下變而成陽變而為陰者損
也陰變而為陽者益也

○漸而無甚革卦象辭
之傳也○程傳上文曰革之
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
故之義無變動之悔乃悔下
也革而无甚益云云○史商
君傳杜摯曰利不自不變法
功不于不易器○愚謂與此
意互相發

○漸之九三曰利漸卦

九三象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程傳出象下云又下之傳曰三之所利在於禦寇非理而至者寇也

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

則上下皆有咎也太作即厚事之謂也

而無其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

以重改作也革卦象傳事之變更則於大體不能無傷苟非有大

益無後患，君子漸之九三曰利禦寇

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

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

○旅之初六旅卦程傳上文曰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

所存活下者也志卑之人云云○傳取災咎也下曰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

雖有援无能為也○彖辭之

本義曰旅羈旅也○吳氏庖

圃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於

外者皆是也天子有天子之

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

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

夫有大夫之旅雀子之去他

邦是也云云瑣瑣詩所謂瑣

尾之瑣也爾雅曰瑣瑣小也

則上下皆有咎也太作即厚事之謂也

而無其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

以重改作也革卦象傳事之變更則於大體不能無傷苟非有大

益無後患，君子漸之九三曰利禦寇

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

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

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

也九三上下皆陰是君子與小人同列

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

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

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初居旅之下故

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旅卦九三象傳

過剛則暴戾而

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故在大體斯免悔咎也

教人處旅困之道當略細

故在大體斯免悔咎也

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故在大體斯免悔咎也

教人處旅困之道當略細

故在大體斯免悔咎也

兌之上六曰：兌卦上

六象之傳也豈有兌也之下曰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易圖曰引之者將以剥之也視人君之乎不事耳引之一字指破小人肺腑云云○合曰上六陰居說極是性極邪媚而專務說人者故欲得二陽之歡心從而引之聲色貨利之間或巧為逢迎以導其欲或曲為承順以適其私凡所以引而說之者无不至焉小人之情如此

○中孚之象：中孚之象上文曰澤上有風中孚也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澤上有風感于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為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云云

之和平順自高則矯亢而人不親附處旅如是必致困災○兌之上

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兌之上六悅之極也悅極而復引之事既過而強為悅何輝光之有○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

○事有時而當

小過象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程傳出此下大過則不可之如下曰所以在此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其遠於聲事不可遠過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過之道當如飛鳥之遺音夫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所以為過也過之道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者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語公治長篇註足過也曲禮上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字彙音各鄙也慳也

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

緩死最其大者也議獄而無不盡之心致其審也夫死而有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

可其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

以大吉小過卦象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小過之以順

防事之宜若過之甚則恭為足恭哀為毀瘠儉為鄙怯又失其宜矣

○防小人之道——小過九
三傳曰：畧上三於陰過之時，
以陽居剛過於剛也。既戒之，
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
小人之道正已為先，三不失
正故无必凶之義能過防則
免矣。

○周公至公——二程全書
卷四十八經說第二狼跋詩
註也節畧載于此。

在危疑之地指管蔡流言之
時言之事見于書金縢篇及
史記等。

詩朱註：周公也。赤鳥朱註與此註同。○詩大全鄭氏曰：鳥有三等，赤鳥為上，
服之鳥，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鳥，則諸侯與王同。復下曰鳥，禪下曰履。○廬陵李氏曰：天子諸
侯冕服用鳥，他服用履。○朱註：凡兒安重，貌鄭氏曰：凡人所憑以為安，故凡兒安也。○程子遺
書明道語一論，狼跋詩曰：稱公孫云者，言其積德之厚，亦鳥凡兒盛德之容也。

○採察——經說詩小雅皇
皇者華之註也。上文曰：天子
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
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
下。國蒙被聲教，是有光華
皇皇，猶煌煌光采之狀。皇華
之光明於野，猶王澤之流布
光華，天下也。云。

○明道先生與——二程全
書卷一遺書二先生語第一
載之。吳師禮萬姓統緒吳師
禮錢塘人，徽宗時為開封府
推官，治蔡王獄，不使誣及王
人服其功。介甫王安石字介
甫，事蹟詳于宋史卷三百二
十七列傳八十三及言行錄。
後集六東都事畧七十九等。

小人之道正已為先。小過卦九二傳待
已已。於正則彼雖姦詐，將無間之可
乘矣。其他防重之道皆當以正已為先。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

蔽。周公之心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于其
身，是以至公無私而進退合道，蓋無
一毫利欲之蔽。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

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

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夔夔戒謹

存誠者，自信之篤也。蕩蕩明白坦平之
義，聖人雖當危疑之地，既不忿戾而改

常亦不疑懼而失守。詩曰：公孫碩膚，赤

鳥凡兒。經說下同。○詩狼跋篇碩大也。

謙避不居也。赤鳥冕服之鳥也。凡兒進

退安重，貌蓋其恭順安舒之意。如此。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採察民隱求

使職之大者也。○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

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

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

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

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

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

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

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

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

情實也信也懼也孟子公孫丑悻悻然見於其面朱註悻悻怒意也○眞解曰悻悻是不平的意思

○天祺在司竹二程全

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二載之文小異也曰天祺自然在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於事爲重也昔在司竹云云下同○文獻通考五十六有司竹監贊字書施也借也

○因論口將言二程全

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第二載之○韓文十九送李愿歸盤谷序曰口將言而囁嚅○

韓文註孫曰囁嚅不敢出口也○名文珠璣註曰欲言小言之貌屢他頭言乞求他人之頭也

要末也註遺書自註也荆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握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搢袂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

其言也屬語子張篇之語朱註屬者辭之體

介甫則必有益于我遺書下向○先生

平如此豈若悻悻好勝自是者之爲哉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既見其人盜芻皮

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

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德量大則不爲喜怒所遷○因

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

頭也須開口本注云如荆須是聽其言

也屬囁嚅欲言而不敢發之貌屬剛決之意理明義直內無不足則出於

○須是就二程全

四先生語第二○蠱卦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程傳曰山下有風風

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爲有事之家君子觀有事之象

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已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

子之所事无天於此二者蠱卦下傳曰蠱者事也既蠱

而治之亦事也何必讀書語先進篇子路曰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口者自然剛決不可回撓安有囁嚅之態○朱子曰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

言樊於期事非理所得言特取其事之難言而猶言之耳○須是就

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

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振民育德脩

也然必知之至而後行之至無非學也

言但讀書而謂之學哉子路亦嘗有是

言而夫子斥之何也蓋爲學之道固不

專於讀書必以讀書爲窮理之本子羔

既未及爲爲學而遽使之以任爲學則非

特先知行之序而且廢窮理之大端臨

事錯繆安能各當其則哉程子之教固

以讀書窮理爲先務然不就事而學則

○先生見一學者二程全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第三載之○張觀曰世間甚事小因忙後錯字彙忙誤即切心迫也又穴也○又云迫博麥切窘也急也逼也周旋孟子盡心下篇云動容周旋

○安定之門人二程全書卷五遺書二先生語第四載之○小學善行篇載之作伊川先生曰○胡瑗字翼之論安定宋史言行錄萬姓統譜等有傳○小學註曰門人女劉葵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是也稽古經義齋之事愛民治事齋之事何有言不難也

○門人有曰吾二程全書卷五遺書二先生語第四

捨簡策之外凡應事接物之際不知所以用力其學之間斷多矣二者之言各有在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

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事雖多為之必有節事雖急應之必有節

未聞可以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
○安定之門人徃徃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胡安定以通經術治時務明體適用故其門人皆知以稽古愛民為事稽古則為政之法愛民則為政之本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

不告其過非忠論語顏淵篇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誠意之交通在云云子張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也

又曰責善遺書同卷名出○孟子離婁下篇責善朋友之道也無自辱顏淵篇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也

○職事不可二程全書卷遺書一先生語七八避字彙規避違法以為為圓也

○居是邦遺書又小學嘉言篇載之○小學集說曰不非之者謂不議其過惡也

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

人不愛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

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

前則言出而人信矣誠意素孚則信在言前又曰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

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誠意多於言語則在彼有感悟之益在我無煩瀆之辱

○職事不可以巧免

○居是邦不非

○小學哀旨曰不非其大夫固是忠厚之心亦是免禍之道○小學句讀曰此古語而程子稱之○荀子予道篇曰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沐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貢問曰練而沐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家語曲禮夏間篇亦載斯語

○克勤小物一二程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語一○克勤小物書經畢命篇註小物猶言細行也○薛文清曰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

○欲當一二程全書卷十二遺書明道語第一○按大任者與孟子告子篇所謂降大任之大任同註審固禮記射義篇有審固字

○凡為人言一一程全書卷十一遺書明道語一載之拂字作佛○字彙佛符勿切佛○史記趙世家述入之心而佛學者○字彙拂敷勿切矯也逆也註見前

○今之監司一二程全書卷二遺書二先生語第二載之○按監司者宜撫使抄察使勸農司等之類伺察州縣之治否者也州縣者謂州尹知州縣尹縣丞縣尉之類

○伊川先生曰人惡一二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第一○遺書憫下曰一作欲簡○程子曰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心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其大夫此理最好朱子曰下誠上則無忠敬之心○克

勤小物最難不忽於小○欲當大任須

是篤實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審固斯可以任大事○凡為

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理勝而氣平則人易曉而聽亦順或者理雖直而挾忿氣以臨之則反致扞格矣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

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

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

後為則何義之有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居下位而守上之法令義也由今之法而處得其宜斯為善矣若率意改作則已失為下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

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

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

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

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伊川先生

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

後為則何義之有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居下位而守上之法令義也由今之法而處得其宜斯為善矣若率意改作則已失為下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

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

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

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

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伊川先生

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

○感概殺身 不見遺書

程子粹言曰感概殺身常人之所易處死生之際雍容就義君子之所難○語類朱子曰從容謂徐徐但義理不精則思之再三或沮於利害却悔此所以為難○宋謝疊山却聘書曰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尤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

○四夫四婦論語惠問篇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擊鉞曰精義人神孟子仁亦在○九之而已○庸曰第九子離婁下篇○不之或死或不死見于論語微子篇及書經史記等

見于離婁下篇

○人或勸 二程全書卷十八遺書伊川語二載之

○或問簿佐令 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載之小學嘉言篇載之○程子遺書所載尤詳也此上文曰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為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為盜簿佐令之責也豈得為輕或問簿佐令者云○小學註陳選曰簿者縣之佐令者縣之長勤感動也又曰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集說吳氏曰推事親事長之道以事令又能引過於已推功歸之積誠之久彼有不感動者乎○程子曰不能動入者只誠不足也

○問人於 二程全書卷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載之

直已作已直○量分量也見下

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人事雖多皆人所當為者苟有厭事之意則應之必不盡其理矣

○感概殺身

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一時感概至於殺身而不顧此匹夫匹婦猶或能之若夫從容就義死得其所以自非義精仁熟者莫之能也中庸曰自來可與中庸不可能是也○張南軒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所不當避而避固私也於所不當預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如曾子子思之避寇或不避三仁之或死或不死皆從容乎義之所當然而已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

論語八佾篇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禮非有所加也蓋盡者在禮之內加者在禮之外加則爲禮矣

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此與孟子不與

○或問簿

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

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

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

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

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問人於議論多

長之道當如是也

人量隨識胡氏傳家錄曰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今人有一被外書十又有此論語大同小異○語于張篇見其不知量也○朱註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也○厚齋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小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聖人有聖人之分量賢人有賢人之分量愚人有愚人之分量○子路篇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滙字彙宜皆切水際

天資有量遺書不可得也下曰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人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故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其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此鄙言當時人皆驚惟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云

鄧艾位三公通鑑綱目魏景元四年鄧艾至成都帝出降漢亡魏以鄧艾為大尉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云云
○魏志二十八鄧艾字士載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鄧侯皆蜀不亡之前也艾在蜀自矜伐不為太尉前也
○艾後因鍾會胡烈師篡等

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

是氣不平亦是量狹量狹故常欲已勝而無含容之氣

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

是識實未至也見識陋則人已得失之間皆為之動是即量之狹也故識之長則量亦長

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

量不可強惟識與量則隨人天資學力所至而不可強也今人

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

十升為斗筲竹器容斗一升釜容六斗四升十斗為斛十釜為鍾有江

有江河之一漢書所謂山數之量又此類也

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

之有量者天資也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天資者氣稟也氣稟則有涯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極其至則亦聖人之無

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

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

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

之言遂見害○段灼上疏曰
鍾會忌艾威名橫成其事忠
而受誅

謝安聞謝玄破苻堅通鑑綱
目晉武帝太元八年秋八月
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
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等帥
師拒之冬十一月謝石謝玄
等大破秦兵于淝水殺其大
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又
曰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
方與客圍碁置書置牀上
無言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
答之曰卜兒輩遂已破賊既
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
折○謝石者謝安之弟謝玄
者謝安之姪○晉書卷七十
九列傳四十九有謝安謝石謝玄傳○苻堅字永固秦王雄之子也事蹟詳見于晉書卷百十
二載記第十三註魏晉史登艾之事見魏志謝安之事見晉書

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
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
事見魏晉史
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
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
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
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
其為位所動一也居之如常而不為異
有有意於其間雖驕肆謙恭
之不同要皆為彼所動矣然惟知道者

更如人大醉一○字彙放數亮切肆也逸也縱也○又曰肆息恣切放也恣也○又曰謙苦兼
切敬也讓也○又曰驕堅姚切逸也恣也傲也自矜也○又曰傲魚到切慢也倨也

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
知道者雖窮
加損雖祿之以下而不加益舉世譽
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何者
道固不為之而有增損也
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
亦是識量不足也○人纔有意於為公
便是私心
昔
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
乃是私心
選舉者朝廷之選舉也進退
弟該磨勘而不為理蓋避私嫌而不知
如此是以選舉為己之私恩乃是私意

人纔有一二程全書卷
十九遺書伊川語第四載之
註較校通比校也計量也
非見前
磨勘續通鑑綱目宋太宗淳
化四年置審官院分注曰初
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
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改為
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
州縣官別置考課院王之○
又仁宗慶曆三年更定磨勘
法

乃是私心
選舉者朝廷之選舉也進退
弟該磨勘而不為理蓋避私嫌而不知
如此是以選舉為己之私恩乃是私意

人多言性理大全四十九有避嫌不避之說已見前

二程全書卷五

十七明道文四程郎中墓誌

曰程氏世居中山之博野宋

興先少師以勲德顯重賜第

京師始為開封人少師諱羽

云云○同卷六十六伊川文

集八程珣之曾王父尚書兵

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云

○案二程之父名珣其父名

通其父名希振其父少師羽

也○萬姓統譜程羽博野人

五代晉時歷盧龍隴泉新都

令皆有政績歷開封府判官

太宗尹京以長者待之及即

位拜給事中知開封府出知

成齊府累遷文明殿學士以

兵部侍郎致仕後朝廷錄其

曾孫珣即二程父也

○君實嘗問二程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五載之誰可為者下曰願為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為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也云云○語類曰原之問伊川不答溫公給事中

○先生云韓持國二程全書卷二十二又曰韓公持國與范公夔更程子為舟

指持國也倒來遺書作到來

之遊典謂自有士人堅欲見

公程子曰是必有故亟見之

頃之遂還程子問客何為者

曰書子曰言何事曰求薦

爾子曰如斯人者公無薦夫

為國薦賢自當求人豈可使

人求也公曰予不亦甚乎范

公亦以予不為通予曰大抵

今之大臣好人求已故人求

之如不好人豈欲求邪韓

公遂以為然○案遺書兩條

各出可并見

臣言行錄曰韓維字持國忠

獻公之子蔭補事仁宗英宗

神宗官至門下侍郎

萬姓統譜夷作夔曰范純禮

字夔叟仲淹子云

也於此可以識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

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

時本注云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先生曰初若泛

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願雖有其人何

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

害先生終不言泛論人物則無不可若

擇人任職乃宰相之事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

○先生云韓持國

非在下位者所可與

矣此制義之方也

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夷叟

泛舟于穎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

員上書請見太資願將為有甚急切公

事乃是求知已願云太資居位却不求

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

純禮字夷叟在上位者當勤於求賢豈

當待人之求知者失已使之求知

者失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

庚叟云只一太執言其執滯而泥古求薦章言求薦之書

○先生因言一全書卷二十遺書伊川語五載之今日供職一愚謂言今日在官者以供官職事須為第一件事便專力務為勿做他底計較利害等事也庶乎供為臣之職而願會乙甲切畧也又署字註曰位之表也謂表識也○歐陽公歸田錄曰俗以草書名為押字○事文類聚姓名部曰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故為花書王荆公押石字○事物紀原花押條曰古者書名破真從草取其便於書記難於摸倣轉運司司水陸運漕之事○書言政事九轉運曰漕使註漕水運也○詳見于事文類聚文獻通考等官職之部○國子監書言政事九曰百官志唐貞觀中改國子學為國子監○國子監御史臺尚書省之類是也○外司言不在朝廷之官如轉運司是也

事也願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更人押申轉運司狀願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到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春秋書法王人雖微皆須於諸侯之上尊王也

聖人欲正名一論語子路篇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註見論語見上詩曰顛倒衣裳

○學者不可一二程全書卷二十五遺書伊川語八載

○人無遠一二程全書卷三十一外書二伊川語也○所引之語出于論語衛靈公篇註出于論語註○講述曰遠近即久近也以說言不以地言語中几席千里借言之

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任不得說見九論五節

則施之於事者顛倒而無序垂屣而不和禮樂何以興此自然必至之勢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君子存心正大

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下同○蘇里之外則思在几席之下此以地之遠近言也一說先事而圖之則事至而無

如此其所以講明世道者蓋亦非分外之事也

○聖人之責人也二程

全書卷三十五外書七載之

○伊川先生云今之二

程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

載之見呂希哲家塾記制民

之產孟子梁惠王篇明君制

民之產又曰無恒產因無恒

心朱註產生業也詳見于孟子滕文公篇

○明道先生作二程全

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載之

○同六十七卷遺文曰書縣

感壁視民如傷○孟子離婁

下曰文王視民如傷○左傳

哀公元年陳大夫逢滑曰國

之興也視民如傷直解曰愛

民如子恐其有傷勸

○伊川每見人二程全書卷三十九外書十二載之此上文曰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

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云云外書無之短二字

也然其理則一也

○聖人之責人也

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

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

者患人不為耳制民之產謂井田貢賦之法

○明道

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

常曰顯常愧此四字○伊川每見人論

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揚人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

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

旨赴中堂議事荆公友怒言者厲色待

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

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附錄下同

字安禮程子門人也熙寧初王荆公安

石參知政事創制新法中外皆言其不

便荆公獨憤然不顧明道先生權臨察

御史裏行被旨赴中堂議事從容言

之間荆公乃為之媿屈蓋有以破

其私已之見而消其忿厲之氣也

○劉

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

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

旨赴中堂議事荆公友怒言者厲色待

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

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附錄下同

字安禮程子門人也熙寧初王荆公安

石參知政事創制新法中外皆言其不

便荆公獨憤然不顧明道先生權臨察

御史裏行被旨赴中堂議事從容言

之間荆公乃為之媿屈蓋有以破

其私已之見而消其忿厲之氣也

○劉

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

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

旨赴中堂議事荆公友怒言者厲色待

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

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附錄下同

字安禮程子門人也熙寧初王荆公安

石參知政事創制新法中外皆言其不

便荆公獨憤然不顧明道先生權臨察

御史裏行被旨赴中堂議事從容言

之間荆公乃為之媿屈蓋有以破

○劉安禮云王荆公二程全書卷二十九外書十二載之此上文曰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

其甚力之下至有發憤肆罵

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

開納君相疏入輒創黨不以

示姪常曰揚已發疾吾所

不為四十一字有之字彙

與之同之萬姓統譜

伊各淵源錄等無傳小學句

讀作劉安禮字立之宋

第五至神宗之年號王荆公

出于前家知政事執政之官

也見于事文類聚文獻通考

等監察御史真行官名見前

○劉

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

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

旨赴中堂議事荆公友怒言者厲色待

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

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附錄下同

字安禮程子門人也熙寧初王荆公安

石參知政事創制新法中外皆言其不

便荆公獨憤然不顧明道先生權臨察

御史裏行被旨赴中堂議事從容言

之間荆公乃為之媿屈蓋有以破

其私已之見而消其忿厲之氣也

○劉

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

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

旨赴中堂議事荆公友怒言者厲色待

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

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附錄下同

字安禮程子門人也熙寧初王荆公安

石參知政事創制新法中外皆言其不

便荆公獨憤然不顧明道先生權臨察

御史裏行被旨赴中堂議事從容言

之間荆公乃為之媿屈蓋有以破

其私已之見而消其忿厲之氣也

○劉

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

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

旨赴中堂議事荆公友怒言者厲色待

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

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附錄下同

字安禮程子門人也熙寧初王荆公安

石參知政事創制新法中外皆言其不

便荆公獨憤然不顧明道先生權臨察

御史裏行被旨赴中堂議事從容言

之間荆公乃為之媿屈蓋有以破

其私已之見而消其忿厲之氣也

○劉

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

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

旨赴中堂議事荆公友怒言者厲色待

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

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附錄下同

○附錄使民下
細書曰集作人其情下細書
曰集百入堂二字○此語小
學嘉言篇載之註曰輪循盡
也平易近民使下情各得上
達則所以處之者自無不當
矣御馭也格正也范氏曰未
看已不正而能正入者○小
學衷旨曰正也則吏不怠欺
格物則吏不能欺須發已正
而物無不正○小學章句曰
正已格物言已之身無不正
則德足感人而後可以正人
之不正非謂空無防檢勸懲
之道而吏自皆如已之正也
正已格物孟子曰有大人者
正己而物正者也又曰格君
心之非

○橫渠先生一為上則易者言居上之易為下則難言居下之難

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
其情民情皆得以今上聞則自無不得其
問御吏曰正已以格物居上既正則下
非徒從事乎刑罰之嚴也○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
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
下不盡其情偽也夫抵使人常在其前
已嘗為之則能使人文集○樂於使人
情也然知事人之道然後知使人之道
已未嘗事人則使人之際必不能盡其

○坎維心亨一習坎卦象
傳之說也見于張子全書卷
之九○習坎卦彖辭曰習坎
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程傳
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
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
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
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
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
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
險中矣○八尺曰咫又七
尺曰咫或曰四尺為咫

○人所以不能一○大壯卦
之說也行已語于路篇行已

情○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

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

也坎為重險故曰積險二五以剛居

所疑懼也心亨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今水臨萬仞之山

要下即下無復疑滯之在前惟知有義

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下

以坎象而言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

而不心○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

○大壯卦

○此

有恥補字彙所六切收也敏也退也

然為之一 字彙測角切 字彙測角切 字彙測角切

○張子易說何為不為之下
曰正以不剛惟大壯乃能克
已云云志樂與氣樂同

在古氣節一 在古猶在昔
○張子易說何為不為之下
曰正以不剛惟大壯乃能克
已云云志樂與氣樂同

○姤初六曰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
見凶羸豕孚蹢躅○程傳曰
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
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
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
而未盛之時云云羸豕孚蹢
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甚
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
以為羸豕之象雖未能強

難者則情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
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早視大
下莫能移其道志不立氣不克故有忘
情與羞縮惟心弘則立
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

在已者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消則
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

事滕文公行三年之喪始也父兄百官
皆不欲文公以義理所當為發哀戚
之誠心人亦莫不悅服所慮在我義理
不勝則不能自強故有情與羞縮之患

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

中然非有志樂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

明何為不為志氣感樂雖未必於義
而死且不顧况吾義理既

明尚何念情羞縮之為舉重 ○姤初六

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

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羸豕也蹢躅
跳躍也豕性

陰隙雖當羸豕之時其誠心未嘗不在
於動也得肆則肆矣猶小人雖困志在
求逞君子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

猛烈其中心在乎踴躍踴躍
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
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暢也
云

如李德一李德裕字文饒
吉甫子事蹟詳見于唐書
通鑑唐武宗會昌六年紀曰
三月帝崩太叔即位初憲宗
生光王怡云云及上疾為旬
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
定策下詔以皇子神效立怡
為皇太叔夏四月李德裕罷
為荆南節度使關宦所謂關
人也頗會閹衣廉切說文閹
堅也廣韻男無勢精閉者今
謂之宦人阉字彙他協切音
帖安也服也靜也失其幾言
失其機會○案張子全書卷十二語錄全載之易說上有數字○卷十易說中系方巽時之上
文曰金柅二物也處娠之時不系於近則所往皆凶乎信也註釋武宗不炎穆宗第三子宦官
仇士良等立

○人教小童一張子全書卷十二語錄件已不出入每日集小兒輩授書者不能妄出遊也
或曰檢束不偷閑

數教字彙音朔頰也屢也
正衣冠尊瞻視論語堯曰篇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朱子語類云近思
錄大學所錄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可以一事名目之以其有教小童一段

怙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

至則失其幾也唐武宗時德裕為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宦寺

之徒怙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繼嗣重事卒定於宦者之手而德裕遂矣蓋○人教小童亦可

取益絆已不出一益也取益謂有於已絆牽繫

也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數

猶頻數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數

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

隨四益也語錄○此段疑當在十一卷之末

近思錄卷之十終

